

曲園叢書

| |
|-----|
| 14 |
| 484 |
| 29 |





左傳古本分年考 曲園禱纂第十四 德清俞樾
凡作傳之例每年必冠以年每月必冠以月此紀事之
定例也然事必有其緣起不能一例冠以年月如陳及
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洩盟五父如鄭雖在十二月
而其事不始於十二月故於十二月之前先書陳及鄭
平也又如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
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宛之來雖在三月而其
事不始於三月故於三月之前先書鄭伯請釋泰山之
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也如此之類學者皆
以爲當然未嘗謂每篇必當從某月起而某月之前不

容著一字也夫年之與月亦等耳乃月之上不礙有文而年之前不容有字每年必以某年建首而某年之前所有文字必截附上年之末於是文義之不通者多矣此編次之失也今一一正之以存左氏古本之舊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按惠公元妃孟子以下五十八字即當連屬於元年春王周正月之上以下均倣此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至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文字太多不全錄下倣此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干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至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

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絙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

伐絞事已敘訖又特提伐絞之役四字明是為下傳發端不當連屬十二年傳末也

鄭人來請脩好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弑諸兒事已敘訖又用初字為下傳發端乃割綴八年傳末遂使此語孤懸無著亦足見其編次之未善

矣

乘巨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欽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

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樊皮叛王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圍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

蔡蔡潰遂伐楚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至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紆禍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至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

耳重耳敢不拜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人也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至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

上文爲晉侯重耳卒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下自爲

三十三年秦人入滑傳不當連綴為一

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至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二年春

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皆率六年春晉蒐于夷舍

二軍

敘四子之率正所以舍二軍之故也分屬兩年便失

其旨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至盍使睦

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

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

軍至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

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

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

邲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邲伯率

邲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邲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

禮也故書曰邲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

又微事于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

孟獻子言于公曰至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

按會于夷儀之歲以下一段文字本在二十六年春之上以經文橫隔其中非左氏原本矣然其不在二十七年傳末正足考見左氏之舊而杜氏反謂此傳當在前年之末傳寫跳此則失之甚矣
齊人城邾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至對曰晉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二年夏四月辛酉鞏

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至又何訪焉弗聽十

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至公

曰諾哉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

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

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

殺之

凡左氏之傳本非年各為篇以上諸條皆牽連為文初

無間隔至後人合傳於經乃始有經文間隔其中而又

編次失當每年必以年建首年以前所有文字一一割

歸上年之末於是文義多不可通如云十九年春遂城

而居之無上文則所城何地居者何人二十四年春王

正月秦伯納之無上文則所納何人九年春王正月己

酉使賊殺先克無上文則使者何人五年春原屏放諸

齊無上文則所放何人古人必無此鶻突文法也余一

一為之訂正雖於文義無所損益要是古本如是後人

依此刊刻庶存左氏之本來也

此也既後無存立其之本原也
 一類之信玉雖以文筆為憑其要亦本於學也
 蓋無上文則其於古人亦無由辨矣夫去山余一
 再與諸君去其陳上文則其於古人亦無由辨矣
 石以書而辨之其上文則其於古人亦無由辨矣
 而辨之無上文則其於古人亦無由辨矣
 以上中之末也其文亦不可不辨也云云
 辨六夫當以辨心以辨其首中以前後辨文事一一

春秋人地名對 曲園櫟纂第十五 德清俞樾

人名

| | | | |
|----|----|----|---|
| 顏羽 | 魯 | 林楚 | 魯 |
| 樊皮 | 周 | 華齊 | 衛 |
| 辛有 | 周 | 纓且 | 邾 |
| 申須 | 魯 | 繆諸 | 吳 |
| 侯孺 | 鄭 | 王鮒 | 晉 |
| 史鮪 | 衛 | 豎貂 | 齊 |
| 鐸辰 | 赤狄 | 印段 | 鄭 |
| 聲已 | 魯 | 琴張 | 魯 |

尹辛 周

堵狗 鄭

師已 魯

瑕禽 周

辛甲 周

裨竈 鄭

子丁 鄭

饒房 魯

史狗 衛

石楚 鄭

祝鼂 衛

華齊 衛

毛伯 周

劉狄 周

翼侯 晉

樊齊 周

魏絳 晉

楚瓦 楚

鄭丹 楚

鄭羅 鄭

苦夷 魯

息姑 魯

林楚 魯

虞母 滕

駟赤 魯

蔡墨 晉

麟朱 宋

榮黃 楚

慮癸 魯

微虎 魯

慶寅 陳

長牂 衛

苦越 魯

叔帶 周

籍秦 晉

公鉏 魯

華豹 宋

魚臣 鄭

欒魴 晉

駒伯 晉

宗魯衛

閔馬父魯

姑曹吳

季魴侯魯

石尙周

狄虎彌魯

瑕嘉晉

郈魴假魯

叔申鄭

司寇亥衛

孟丙魯

公賓庚魯

韓服巴

叔仲帶魯

鄭羅鄭

公孫鉏鄭

衆父魯

公孫薑齊

諸兒齊

王子狐周

甘簡公周

東門遂魯

苦成叔晉

北宮遺衛

姚句耳鄭

子師僕鄭

梁其蹊魯

公孫臣衛

屈狐庸楚

叔興父周

華龍滑衛

賓媚人齊

季公亥魯

百里視秦

太叔申衛

五父佗陳

韓不信晉

司徒醜周

陳無須齊

公子嘉鄭

公子午 楚

陽令終 楚

中行寅 晉

陰不佞 周

東郭賈 齊

靈不緩 宋

北宮佗 衛

茲無還 魯

司城蔑 宋

茅成子 邾

饗人檀 魯

蒲餘侯 莒

陽處父 晉

中行吳 晉

陰飴甥 晉

公孫楚 鄭

女叔齊 晉

屈禦寇 楚

公孫楚 鄭

成得臣 楚

蔡仲尼 鄭

叔孫不敢 魯

鮑叔牙 齊

公子無虧 齊

太子茲父 宋

王官無地 魯

公叔務人 魯

公子有山 魯

京城太叔 鄭

司空無駭 魯

桐門右師 宋

公子圍龜 宋

地名

右人名對六十有四

石門 齊

犬邱 宋

瓦屋 周

狐壤 鄭

欝茅 周

陽邱 楚

連穀 楚

陰地 晉

老桃 宋

北林 鄭

小穀 齊

南里 鄭

菟圃 衛

長葛 鄭

狐廚 晉

大林 楚

受鐸 晉

戾邱 魯

斂孟 衛

暴隧 鄭

無棣 齊

坎飲 周

有莘 古國名

離城 舒

穀邱 宋

楚邱 衛

桑隧 蔡

曹隧 曹

石窳 齊

廬柳 晉

銅鞮 晉

旅松 魯

麻隧 秦

姑棼 齊

桑田 晉

女栗 闕

甯母 魯

大陵 鄭

戲童 鄭

少水 晉

少習 晉

茅津 晉

大冥 陳

棘澤 晉

魚門

邾

高魚

魯

鷄澤

晉

沈鹿

楚

大棘

宋

魚里

齊

長檣

晉

蟲牢

鄭

蒲圃

魯

黑壤

晉

葵邱

齊

黃崖

鄭

有鬲

古國名

平時

周

無婁

杞

曲梁

晉

陰阪

鄭

羊肆

鄭

陽陵

鄭

狐廚

晉

城棣

鄭

百泉

衛

邱薳

魯

千畝

晉

鷄澤

晉

桐汝

魯

魚陂

楚

柏人

晉

鵲岸

楚

蠶室

魯

狼淵

鄭

虎牢

鄭

蒲隧

徐

姑蔑

越

穀邱

宋

夫椒

吳

長岸

楚

闕外

周

曲池

魯

連中

宋

東園周

百濮夷地

西園周

三夷越

豚澤衛

聶北蔡

蚡泉魯

甬東越

鷄父楚

黑壤晉

狐人周

黃池鄭

負黍周

柳焚鄭

采桑晉

瓜衍晉

翳桑晉

承筐宋

樛李越

成臼楚

鬼闔宋

彤外齊

生竇魯

弇中齊

陰人晉

荒谷楚

尸氏周

虛邱魯

上陽下陽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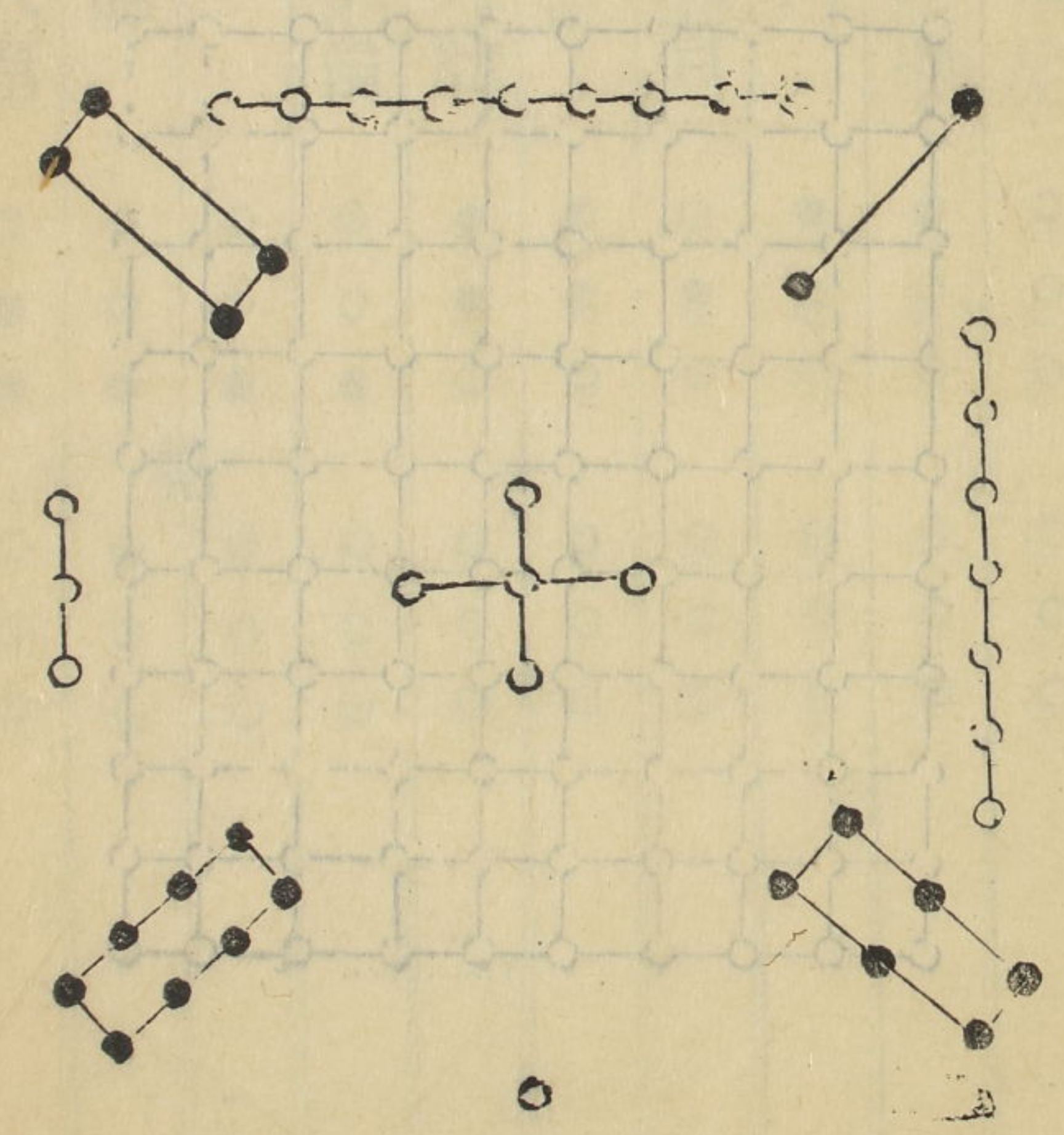
大別小別楚

右地名對五十有七

截六畫爲一卦而六畫以後則止而不畫也毛西河云四五無名三六無佳法雖邵子復生無以解矣然則爲邵學者當如何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所言也邵子之學出於陳圖南而陳圖南所傳有五十五點之河圖四十五點之洛書伏羲之易出於古之真圖書邵子之易必出於陳圖南五十五點四十五點之偽圖書合五十五四十五而成一百此一百之數可以爲邵易之太極分之而五十者二爲兩儀又分之而二十五者四爲四象又分之而十二者八爲八卦而其中各有不能分者一焉不能分則數窮矣

矣於是八卦定矣八卦之數各十二二者天之數也亦可以爲太極分之而六者二爲兩儀又分之而三者四爲四象又分之而一者八爲八卦而其中各有不能分者一焉不能分則數窮矣於是八八六十四卦定矣三畫之卦之止於八也六畫之卦之止於六十四也皆有窮而不能復生者也非可層累而上之至千百萬億也邵子不知此故其說雖巧而不免爲後儒所譏愚爲邵易補其原雖於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爲罪人而於邵子之易則固足以爲功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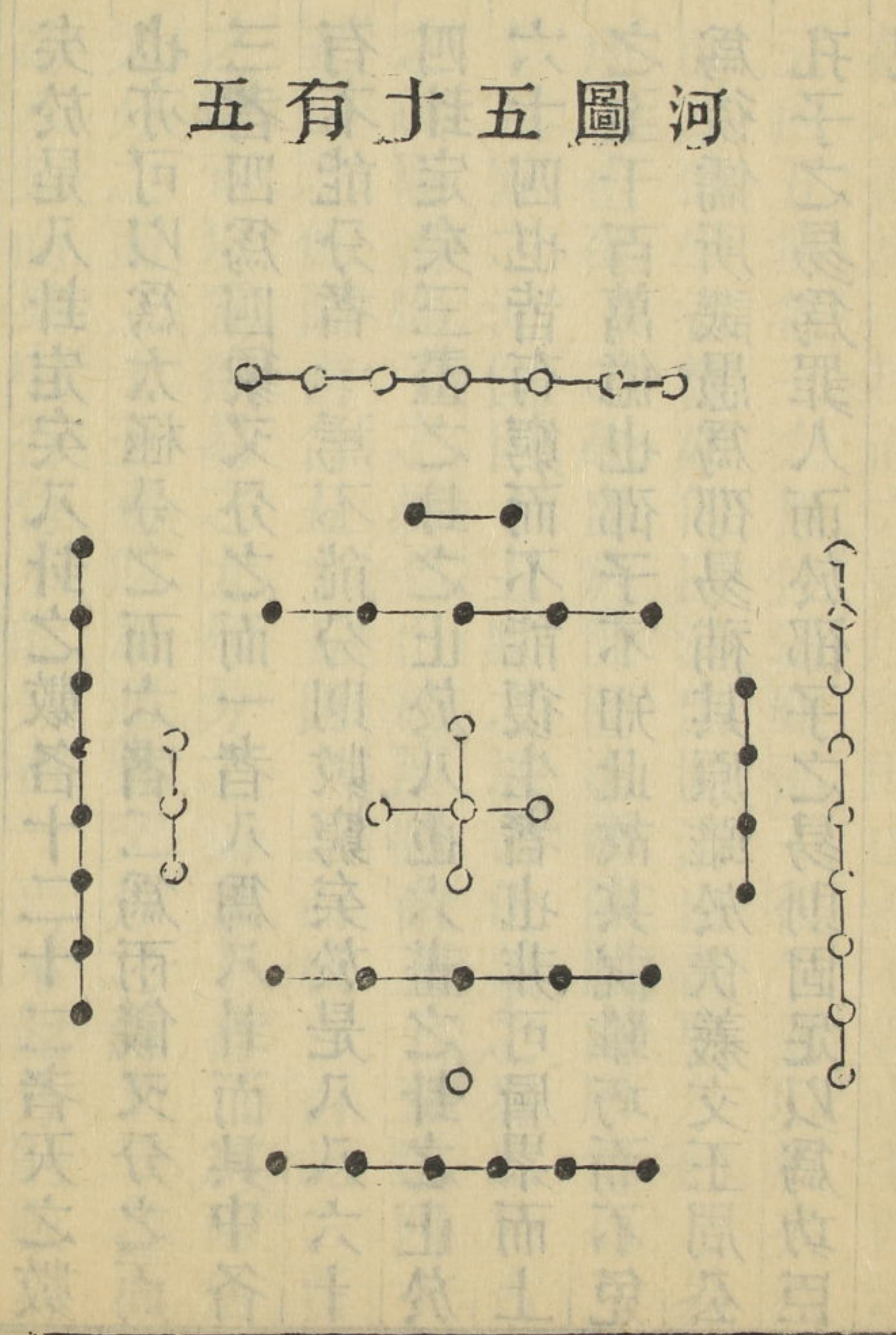
洛書十四有五



卷十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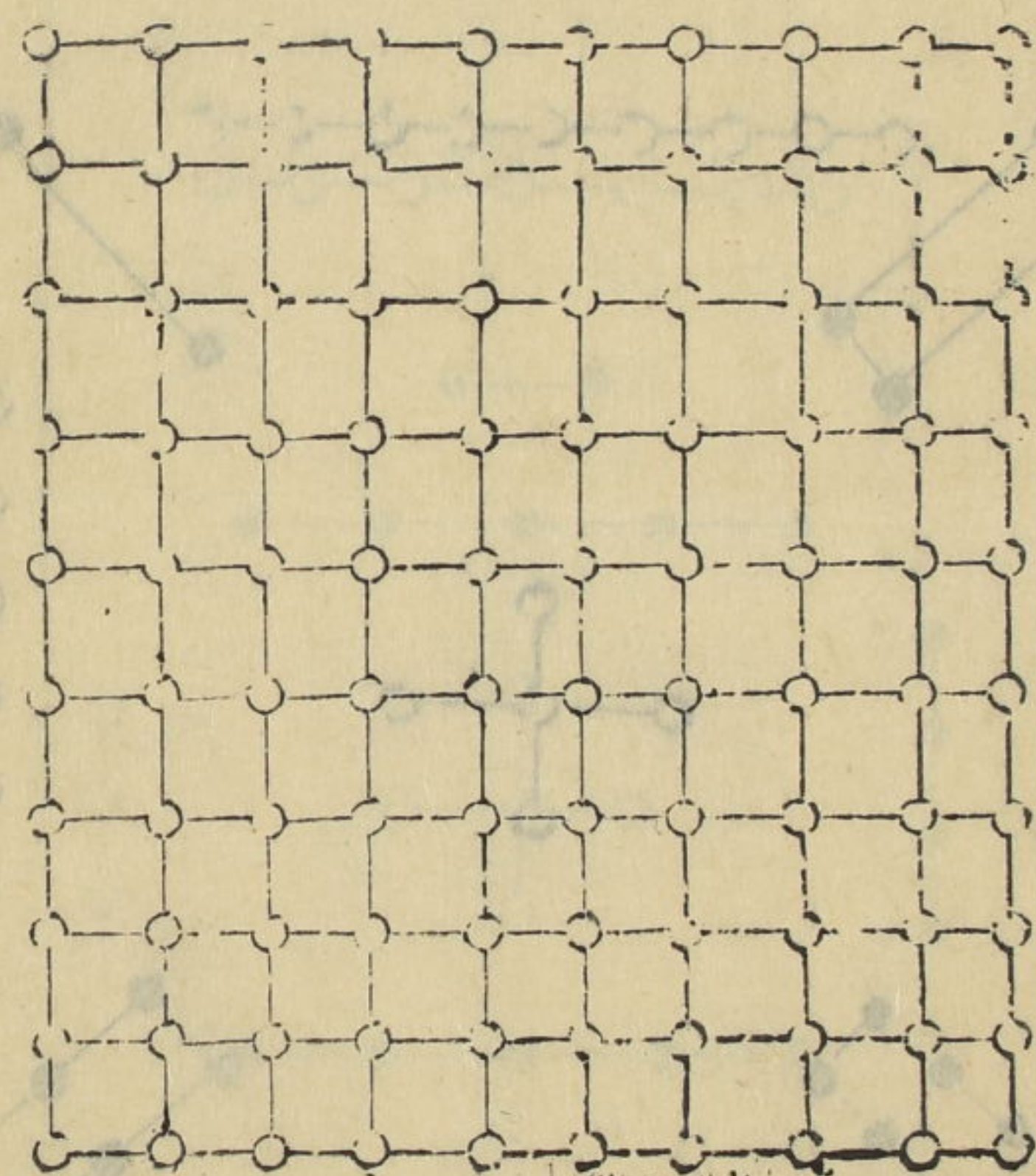
河圖十五有五



卷十六

二

河圖洛書合爲一百



| | | | | | | | | |
|---|---|----|---|----|----|---|----|---|
| 乾 | 坤 | 大畜 | 需 | 小畜 | 大壯 | 夬 | 大有 | 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豐

家人

革

既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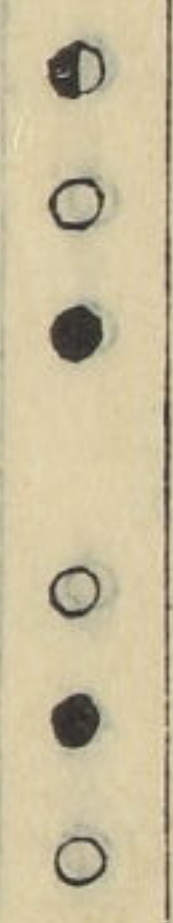
賁

明夷

无妄



離



隨

噬嗑

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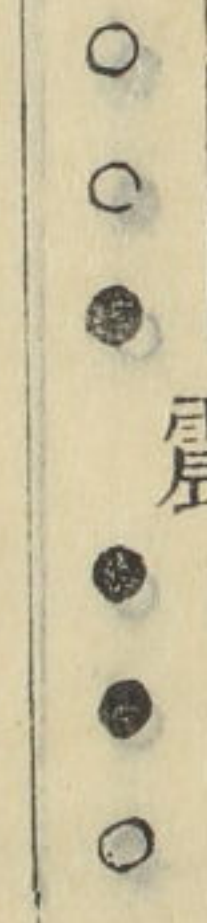
益

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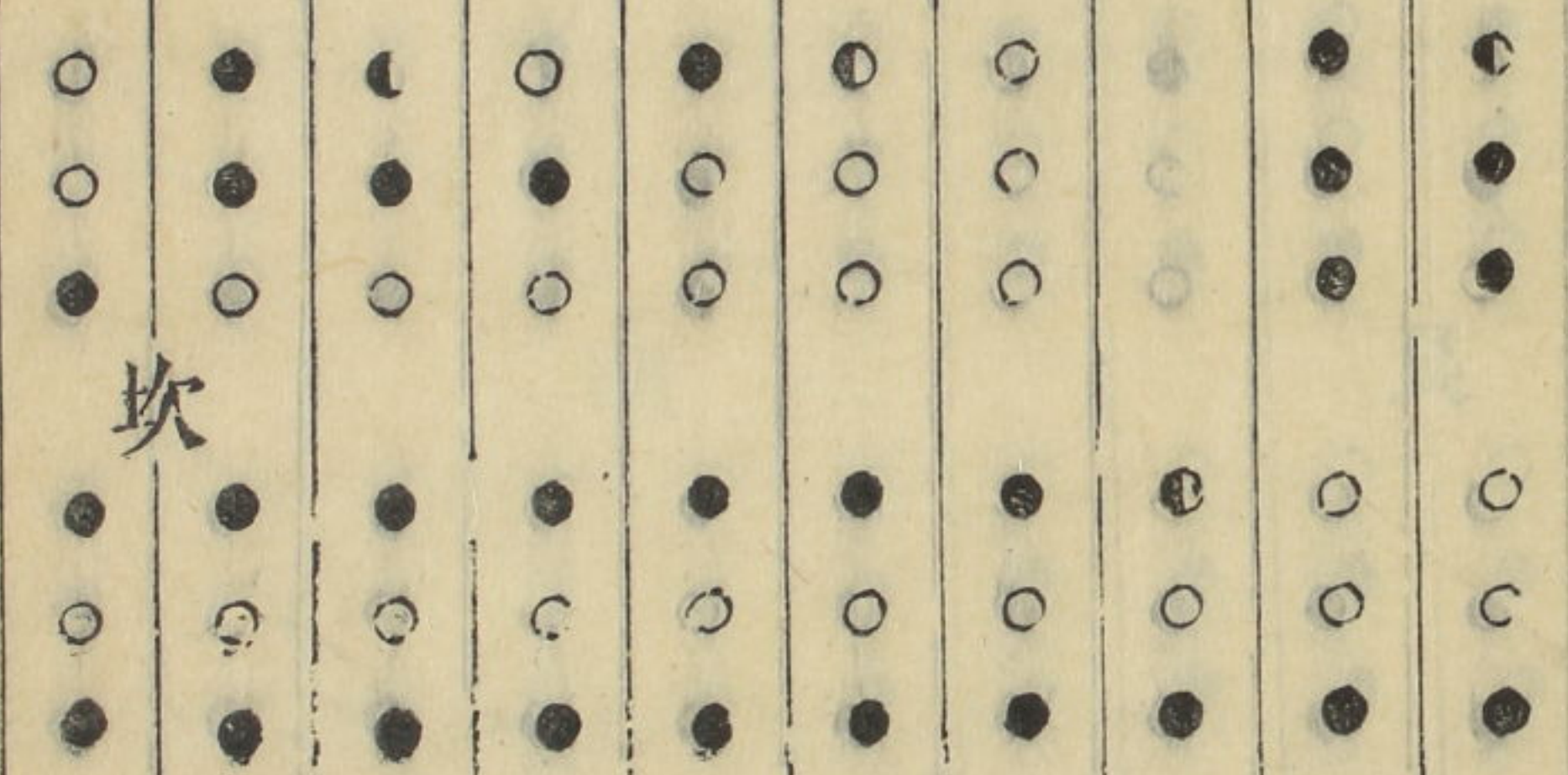
頤

復

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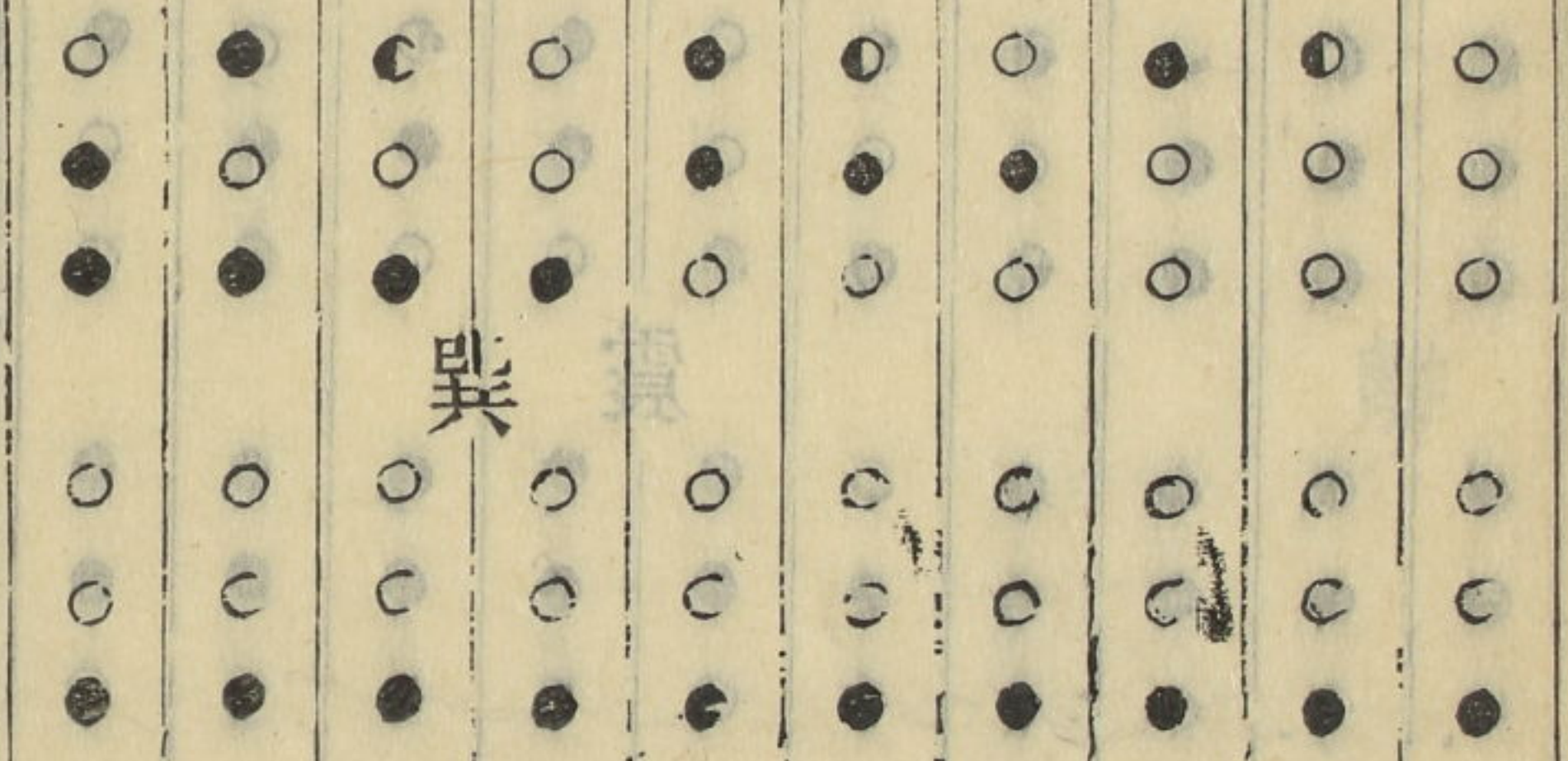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換



坎

姤 大過 鼎 恆 巽 井 蠱



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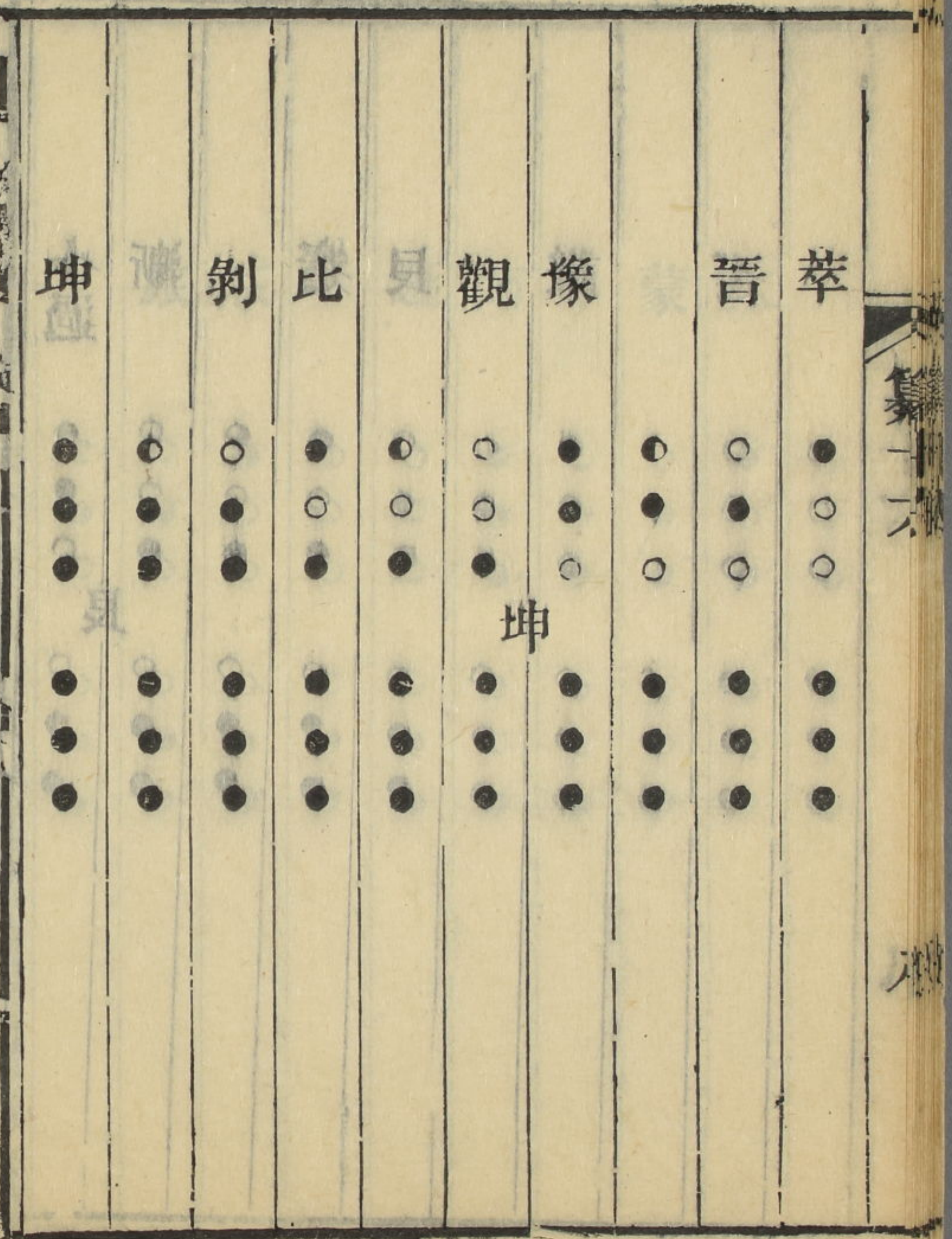
| | | | | | | |
|-------------|-------------|-------------|-------------|-------------|-------------|-----------------|
| 萃 | 否 | 謙 | 艮 | 蹇 | 漸 | 小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十六

八

| | | | | | |
|-------------|-------------|-------------|-------------|-------------|-------------|
| 旅 | 咸 | 遯 | 師 | 蒙 | 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十六



最下一列分陰分陽者各五十其上一列分陰分陽者各二十五又其上一列分陰分陽者各十二而不能分者四於是八卦定矣又其上一列分陰分陽者各六又其上一列分陰分陽者各三又其上一列分陰分陽者各一而不能分者三十二於是六十四卦定矣

安矣

訓分則音各一而不前分音三十二或最六十四惟
音六又其一一派分則音各三又其一一派分
音各四又其一一派分則音各十二又其一
音各二十五又其一一派分則音各十二又其一
最不一派分則音各二十五其上一派分則音各

讀韓詩外傳

曲園雜纂第十七

德清俞樾

呂丑

故君子矯褐趨時趙懷玉本矯作橋校云本或作矯周
廷案本作矯云疑當為躡躡擔簦之躡樾謹案橋矯並
段字周疑為躡非也矯褐乃雙聲連語即文選射雉賦
之揭驕語有倒順耳射雉賦云眄箱籠以揭驕睨驍媒
之變態徐爰注曰揭驕志意肆也又曰楚辭揭驕字作
拮矯善曰楚辭曰意恣睢以拮矯今按揭驕蓋有急欲
赴之之意故射雉賦用之其下云鬱軒翥以餘怒思長
鳴以效能正其義也此云矯褐趨時矯褐之與揭驕聲
異而義同亦猶楚辭之為拮矯古義存乎聲不泥其形

也而與同亦謂之隆

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趙校云降禮疑是隆禮周云降字當從荀子為隆樾謹按說文生部隆豐大也從生降聲是隆字本從降得聲故古字通用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龐降之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並其證也荀子天論篇作隆禮乃正字此作降禮乃段字不必改降為隆

不仁之至忽其親樾謹按忽當作忍字之誤也忍其親與下倍其君欺其友文義相稱字誤作忽則無義矣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趙校云柳下惠不證岑鼎呂氏

春秋審已篇新序節士篇皆載之此所謂成其信也說苑立節篇作尾生此泥殺身而失之者也尾生之信豈可與比干夷齊並論哉樾謹按此當從說苑作尾生方與殺身義合若柳下惠豈有殺身之事哉至云尾生之信豈可與比干夷齊並論則古人之語固不斤斤於此史記蘇秦傳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陳丞相世家魏無知曰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漢書東方朔傳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是尾生之信固古人所盛稱莊子盜跖篇世之所謂賢

士者亦以伯夷叔齊與尾生相連而及何必改此文之
尾生爲柳下惠而轉使柳下惠受殺身之誣乎
行旣已遵之周校云尊荀及家語並作由樾謹按下云
言旣已由之則此文自作尊與荀子家語不同惟尊字
無義當讀爲遵後漢書蔡遵傳遵美屏惡漢平都相蔣
君碑遵五迸四今論語作尊五美是尊與遵通也爾雅
釋詁遵循也行旣已遵之與言旣已由之同義
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樾謹按下云女七月生齒
七歲而齠齒是男毀齒謂之齠女毀齒謂之齠也說文
無齠字齒部齠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女七月

生齒七歲而齠是男女同謂之齠初無異名後漢書閻
后紀引大戴禮男八歲而齠女七歲而齠與說文合說
文玉篇均無齠字然則此文之誤無疑庾信齊王憲碑
未逾齠齠已議論天下事顏氏家訓序致篇昔在齠齠
便蒙誨誘齠齠連文或疑本此然彼所謂齠齠者齠謂
毀齒齠謂垂髮也後漢書伏湛傳注髻髮謂童子垂髮
也字亦作齠文選七命元齠巷歌注曰髻與齠古字通
也是齠卽髻字因變從髻爲從齒又適與齠連文讀者
誤以爲亦毀齒之名遂成此誤矣家語本命解男女並
作齠與後漢書引大戴合說苑辨物篇男女並作毀齒

與今本大戴記合此文於女既云齟齬則於男亦必同
 文其齟齬異文者淺人妄改不可不正
 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趙校云興本皆譌與今案文
 義改樾謹案作與者是也與者舉之段字周官師氏王
 舉則從故書舉為與是與舉古通用與師而從之即舉
 師而從之趙以為興之誤非也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樾謹按持疑將字之誤詩芣
 苢篇薄言將之傳曰將取也新序節士篇作將此作持
 皆將字之誤御覽作採則後人以意改之
 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矣趣歸於亳亳亦大矣周

校云亳新序作薄上句薄下有兮字而上無於字矣亦
 作兮按此既為歌則當從新序也樾謹按新序刺奢篇
 下二句作趣歸薄兮薄亦大兮趙謂此矣字當從新序
 作兮是也謂趣歸於亳當作趣歸薄兮則未可從蓋此
 歌兮上一字皆是韻沛敗廢大四字為韻而亳字非韻
 則不當用兮字也下文又歌之辭曰樂兮樂兮四牡驕
 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樂驕沃樂為韻
 皆用兮字善字非韻則不用兮字兩歌正一律也去不善而
從善今本誤作去不善兮善周已訂正
 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趙校

云脂車本皆作指車御覽四百七十二引作枝車皆不可曉樾謹按此當以作指爲是指者楛之段字楛從木者聲者與指並從旨聲故得通用爾雅釋言楛柱也今楛柱字皆以支爲之周語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又或以枝爲之莊子齊物論篇師曠之枝策也司馬注曰枝拄也御覽引此作枝枝亦楛之段字也處師氏觴於韞丘之上則其所乘之車必止而勿駕車止必有木以楛其輪使之勿動古謂之軻說文車部軻礙車也詩正義引說文作礙車木離騷朝發軻於蒼梧兮注曰軻楛輪木也然則楛車猶云軻車秦策陞下

嘗軻車于趙矣卽此楛車之義因其字作指作枝皆非本字周氏不達段借之義臆改爲脂字此大謬也膏車秣馬則車將行矣處師氏方觴於韞丘何爲遽脂其車乎若謂其先曾脂車而來因謂之脂車則義尤迂曲而不可通矣

詩曰勝殷遏劉者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亡武也趙校云言本或作信也本或作乎今皆從毛本似尙有脫文樾謹按移武於言下作言武伐紂而殷亡也則無脫文孝成王避熹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趙校云仰首當是抑首之誤樾謹按比干篇於是衛靈公

避席拍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兩文相似則此文仰首亦當作拍手

今東郭牙安在趙校曰說苑權謀篇作東郭垂樾謹按此作牙者牙乃手之誤手者垂之古文見說文我部

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已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周校云舟荀作州疑州字誤樾謹按太公雖釣於渭濱然不可以為舟人也荀子君道篇作州人楊倞注於此篇獨缺未知州人作何解竊謂州者國名也水經陰溝水注引世本云許州向申姜也炎帝後太公姜姓疑本州國之人故曰州人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正見

文王舍便辟親比而用他國之人也此作舟者同音段借字當從荀子作州

禮者首天地之體趙本首作則校云則本多作首今從毛本樾謹按首疑負字之誤負讀為傾禮記樂記篇禮樂傾天地之情鄭注曰傾猶依象也說文無傾字蓋古字止作負此作首者字之誤也本或作則者後人以意改之

以告獵為化趙校曰告獵字疑譌當謂告許耳毛本作較獵似臆改樾謹按毛本誠臆改而趙氏亦未得獵字之義太元毅上九測曰豨毅其牙吏所獵也范望注曰

獵捕也此告獵之獵亦當訓捕謂告於官而捕治之
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樾謹
按尚書禹貢榮波既豬馬注澤名閔二年左傳及狄人
戰于榮澤衛師敗績杜注此榮澤當在河北水經濟水
又東至礫谿南東出過榮澤北注引京相璠曰榮澤在
滎陽縣東南是其字或作榮或作榮而同爲澤名則是
一定之地名非可虛舉以與盈把之木相配也疑榮澤
乃榮湓之誤說文水部湓滌湓也榮湓疊韵字蓋小水
之貌文選七命何異促鱗之游汀湓李善引說文湓絕
小水也段氏玉裁謂其奪榮字是也榮湓之水無吞舟

之魚言小水無巨魚也學者多見榮澤罕見榮湓于是
改爲榮澤全失其義矣

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周校
云草穀也劉作軍非樾謹按穀不可謂之草古無以草
爲穀者當從說苑君道篇作軍爲是學者特疑軍不可
燒故不之從耳此未知軍之本義也說文車部軍圍圍
也從車從包省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曰軍圍也包車爲
軍是軍之本義車在其中而包裹其外正爲營壘之象
古書軍字如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之類其本義也如卻
穀將中軍狐偃將上軍之類其引申義也宣十二年左

傳君蓋築武軍杜注曰築軍營以章武功襄二十三年張武軍於熒庭杜曰張武軍謂築壁壘然則此云燒其軍謂燒其壁壘也左傳明言晉師三日館穀何嘗燒其穀乎

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趙校云始義同殆樾謹按始乃殆字之誤耳其義固不同也遇當作得言莊王所以霸者殆得之於是也本書得字有誤作遇者子夏問篇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遇與失對文則亦得之誤得與遇形聲俱遠而致誤不可解也齊桓公篇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此遇字亦當作得

夫志不得授履而適秦楚耳趙本據御覽改授為揜樾謹按玉篇手部揜挾也扶也廣韻十三佳揜挾物然履不可云挾且將適秦楚則履又不可挾之而行也御覽作揜未足據俗本作授更為無義說苑尊賢篇作納履而去然不言適秦楚則兩文不同又未可引以為證也疑此傳本作鞵廣韻十三佳鞵屨也是鞵與屨同類考說文鞵為革鞵屨為草屨二者不同然不詳言其制釋名屨草屨也屨躡也出行著之躡躡輕便因以為名也

鞵解也著時縮其上如履然解其上則舒解也因悟鞵之制蓋與今草履同特以革爲之耳出行者跋涉山川履必易敝故履之外或著草履則爲屨或著革鞵則爲鞵皆承籍履下使耐跋涉也莊子天下篇釋文躡紀略反一音居玉反以籍鞋下也是屨之籍鞋下古有明訓而廣韻訓鞵爲屨則鞵亦籍鞋下可知矣說文屨亦訓屨蓋屨也鞵也屨也三者皆同類以草爲之則曰屨以革爲之則曰鞵以木爲之則曰屨耳蹊履而造秦楚者蓋人之行必以履而將有遠行則又著蹊故連言之曰蹊履也

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樾謹按叱而去謂菑丘訢怒叱而去也振當作震憤當作憤言墓上之人震懼而憤仆者不可勝數皆極言菑丘訢之勇也齊使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獲答潰失趙校云獲答說苑作空籠此答當亦謂籠也獲疑是攫字周云獲答蓋籠名樾謹按下云獲答在此則獲答二字相連爲義趙以答爲籠而疑攫當爲攫非也周以攫答爲籠名然籠何以名攫答亦不可曉答疑答字之誤玉篇答力各切籠答也其云攫答者攫與答本疊韻字急言之曰答長言之則曰攫答也攫答二字合音卽爲籠字亦

猶終葵為椎不律為筆之類矣答與咎形似而誤遂失其義

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周云吳王夫差自殺於秦餘杭山一名卑猶山其冢猶在亭西近太湖去縣十七里干遂未聞也樾謹案史記蘇秦傳臣聞越王句踐戰敗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干有道因為地名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西南一里大湖夫差敗於姑

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據蘇秦傳則夫差禽於干遂乃相傳之舊說司馬貞不知其所在而張守節則固言之鑿鑿也周云未聞故錄此補之

按神雅所以稱吳仲者以其後君吳而稱之也此乃云太伯因仲雍名吳仲而號其國為吳漢人之異說有如此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除天
補注曰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伐餘祭之朱
方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
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夷或別是

猶終葵為椎不律為筆之類矣答與答形似而誤
 其義
 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也
 云吳王夫差自殺於秦餘杭山一名卑猶山其冢在
 亭西近太湖去縣十七里干遂未聞也極謹案史記蘇
 秦傳臣聞越王句踐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
 高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
 言之鑿鑿也周云未聞姑澨此蘇之延屬是干為江旁
 故也昧爵之書雋同魚良不味其酒五而楚安增頃固
 蘓會於干遂昧去四十籍里辨蘓秦爵頃夫差禽於干



讀吳越春秋 曲園雜纂第十八 德清俞樾

吳太伯傳吳人或問何像而為句吳太伯曰吾以伯長
 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句吳越謹
 按仲雍所以稱吳仲者以其後君吳而稱之也此乃云
 太伯因仲雍名吳仲而號其國為吳漢人之異說有如
 此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徐天
 祐注曰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子之朱
 方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
 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夷或別是

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闔殺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闔殺餘祭則句餘非別爲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祭三年卽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旣云餘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二十三年皆當刪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也以上並徐天祐注文懋謹按餘祭夷昧二王享國之年春秋史記不同春秋襄二十五年吳子遏卒二十九年闔弑吳子餘祭則餘祭在位四年昭二十五年吳子夷末卒則夷末在位十七年史記世家十七年王餘祭卒四年王餘昧卒則兩王之年適與春秋相反考之年表亦同吳越春秋從史記而不從春

秋則所載當悉如史記楚誅慶封據史記在王餘祭十年則此云十二年者二乃衍字也當刪二字不當刪十字徐氏欲刪十字非也其下云十三年楚伐吳至乾谿依史記在餘祭十二年則三字乃二字之誤而十字亦不當刪也兩王之年自以春秋爲正但沿古書者當各治其書吳越春秋旣從史記則但當改正其文字之誤而不得改從春秋也又史記年表並無餘祭四年守闔殺餘祭及餘祭四年卒之文徐氏所引未知何據王僚使公子光傳吳師敗而亡舟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徐注曰捨字不通疑當作揜蓋揜其不備取之以

歸樾謹按捨固不通改爲拵字亦於義未足捨乃舍字
之段借軍行一宿爲舍吳師時已奔北因公子光欲復
得王舟故又止一宿而以計取舟也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奢兄尙其前名曰伍舉徐
注曰前名當作前人樾謹按徐以前名二字連讀誤也
其前猶云其先言伍員之先世名曰伍舉也下文胥乃
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又專諸及公子
光稱前王餘昧前君壽夢是此書前字皆作先字用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
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樾謹按昭二

十三年左傳楚太子建之母在鄭召吳人而啟之冬十
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鄭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杜
注曰鄭鄭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太子建故母歸其家又
曰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正義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
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
亦不應然也此久遠之書又字經篆隸或誤耳然則左
傳諸樊二字顯有錯誤今以此書證之似鄭字亦誤也
杜解鄭爲鄭陽正義以爲蔡地夫太子建母雖蔡女然
既歸母家自應居蔡國都不應居鄭陽也史記世家云
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

歸則又以為在居巢而不在鄭夫楚太子建母何緣得在居巢亦未詳也此書以為在鄭疑得其實蓋太子建之出奔實奉其母以行先奔宋後奔鄭及建見殺而其母仍在鄭至是建之子勝與伍員俱奔吳故吳迎其母於鄭以歸使依其孫也鄭字隸書或作鄭故左傳誤為鄭殆與諸樊同為字誤也

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槩謹按此軹字當讀為枝古字通用枝從支聲軹從只聲兩聲相近軹或作肢卽其證也戟者有枝之兵交軹卽交枝言戟枝相交也下文立戟交軹義同徐注云謂戟

之立如軹之交未達古人段借之例

闔閭內傳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庸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槩謹按上傳蓋餘燭庸已降楚矣此傳錯也

樂師扈子援琴為楚作窮劫之曲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畱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候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褻槩謹按昔人

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詩今觀此曲則更在前可爲七言詩之祖矣又句踐伐吳外傳載句踐伐秦歸軍士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亦是七言詩然詞意均淺薄不似春秋人語

波太子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徐注曰詳下文則夫差爲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下文子胥曰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泰之

子夫差徐注曰泰字疑衍樾謹按徐氏以夫差爲太子波之子則闔閭之孫也而左傳載夫差使人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史記世家作闔廬之言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兩文不同然皆足徵夫差是闔閭子非孫也徐注非是此云波太子夫差下云波泰之子夫差蓋衍之子波泰子卽波太子也惟是時聘齊女之太子波已卒而此復言波太子殊不可曉疑波字乃次字之誤蓋夫差是太子波之弟故謂之次太子實卽次子耳曰次太子乃吳俗尊之之稱也

句踐入臣外傳身居而名尊樾謹按居字無義疑當取

蹲踞之意凡人蹲踞則身必卑故借作卑下之義言身雖卑下而名則尊也

今臣遂天文按墜籍樾謹按墜當作墜古地字也天文地籍相對

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樾謹按侯衍文

功曹為騰蛇而臨戊樾謹按戊字誤當作巳功曹者寅也范蠡占此為十二月戊寅日卯時以日辰起貴神則寅為騰蛇而臨地盤巳位

巳句 午青 未空 申白

辰六 酉常

卯朱

戌元

寅 陰丑 貴子 后亥 陰

句踐歸國外傳晉竹十度徐注曰度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搜今文作艘音騷或作艘樾謹按依說文則以作艘為正又徐氏未釋晉字晉當讀為箭晉竹即箭竹所謂會稽之竹箭是也周官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曰故書箭為晉杜子春曰晉當為箭

句踐陰謀外傳何易見而難使也樾謹按見當作得此傳所載越王及計倪之言與國策齊策管燕田需之言相似彼作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韓詩外傳管燕作宋

燕田需作陳饒亦曰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二書皆是得字故知此傳見字之誤得古作尋見說文故往往誤作見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誤作見卽其例也

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徐注曰史記作七術樾謹按下文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又云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又云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越王於九術止行其三故伐吳外傳云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尙在子史記則云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雖有九術七術之異而

以爲用其三術則同據越絕書以九術名篇疑史記誤也惟下文請糴之舉實卽九術中所謂貴糴粟橐以虛其國者而吳王之殺子胥則又所謂彊其諫臣使之自殺者越王所用實五術而不止三術疑史記本作子教寡人伐吳九術寡人用其五而敗吳其四在子後人據吳越春秋改用其五爲用其三又以其四在子不得爲九因又改九術爲七術也

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王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樾謹按竹書穆天子傳並載西王母其名古矣至東王公之名則始見於此

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句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樾謹按宋葉大慶考古質疑歷舉秦漢以前之言殿者以辨石林燕語殿名起於秦之非而於此事援引未及

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

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樾謹按此陳音所言射法之源流頗悉春秋時楚人養由基以善射名蓋亦得弧父之法者歟

句踐伐吳外傳范蠡旣去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樾謹按據此則范蠡之去妻子不從後世乃有載西子泛五湖之說非事實矣無玉去無余六世樾謹按以無余外傳證之則無玉當爲無王又其下有無皞夫康兩君以無余傳證之無皞當作無皞夫康當作夫譚或傳刻之誤

也謂句踐時也叙外傳記云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尙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又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然則越絕名義固可見矣

吳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薛許邾婁莒旁轂趨走樾謹按哀十三年公羊傳注云時吳疆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駢乘滕薛俠轂而趨據此則此文有脫誤乘上當補魯衛駢三字

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樾謹按此語未詳宋書張敷傳梨爲百果之宗豈古語本謂李而後世訛爲梨乎

荆平王內傳漁者渡於千金之津樾謹按吳越春秋作千濤之津疑彼誤也此書外傳紀策考及叙外傳記並作干斧

吳地傳武王封太伯於吳到夫差計二十六世樾謹按以史記吳世家計之太伯一仲雍二季簡三叔達四周章五熊遂六柯相七彊鳩夷八餘橋疑吾九柯盧十周繇十一屈羽十二夷吾十三禽處十四轉十五頗高十六句卑十七去齊十八壽夢十九故史公曰大凡從太

伯至壽夢十九世自壽夢之後諸樊也簡祭也餘昧也
王僚也闔廬也其後卽夫差矣則自太伯至夫差止二
十五世而此云二十六世者按吳越春秋分熊與遂爲
二世作越絕者蓋亦同之故比史記多一世也至唐陸
廣微吳地記所載名號世次與史記迥異未知所據何
書姑錄以廣異聞

周繇王在位三十七年子熊遂立之熊遂在位四十
九年子早軫立之早軫在位五十九年子欵吾立之
欵吾在位三十八年兄夷處立之夷處在位三十九
年姪壁羽立之壁羽在位三十六年子齊公立之齊

公在位五十年子柯盧立之柯盧在位二十七年弟
柯轉立之柯轉在位二十四年子嬌夷立之嬌夷在
位二十四年姪鳴夷立之鳴夷在位三十年子盼嗣
立之界嗣在位三十五年子知濟立之知濟在位二
十七年子諸樊立之諸樊在位十四年弟餘濟立之
餘濟在位十七年弟餘昧立之餘昧在位二十一年
子僚立之子僚在位十三年堂弟子光立之子光在
位二十年子光諸樊之子殺僚篡位號闔閭子夫差
立之夫差在位二十三年爲越王句踐所殺國滅
按吳地記首云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

章則其叙世系宜首周章以周章固武王所始封之君也乃首周繇疑誤以後名號世系均與史記絕異壽夢見春秋甚顯而此則云知濟其云某人立之文法甚古拙而云姪云堂弟又甚俗未知其何本也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泰山陰樾謹按會夷卽會稽之異文也王充論衡力辨夏禹巡狩會計之說而未知古有會夷之名虎邱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冢去縣二十里樾謹按此吳下名賢之祖也好事者宜表章之吳北野胥主嚠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樾謹

按人君女稱主始見於史記六國年表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乃於此又得胥主之稱亦人君女稱主之一證
二臺者太宰嚮逢同妻子死所在也樾謹按逢同事見請糴內傳乃太宰嚮之友譖殺伍子胥者及越滅吳殺太宰嚮逢同與其妻子事迹甚明外傳記范伯篇又作馮同馮與逢一聲之轉耳而史記句踐世家乃以逢同爲越大夫敦句踐結齊親楚附晉者何歟據吳越春秋越大夫爲扶同意者扶同逢同本二人史公誤以扶同爲逢同乎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樾謹按漢桑宏羊置均輸以通貨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其名蓋戰國時已有漢循用之也

吳內傳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彊者爲君文公爲所侵暴失邦奔于翟三月得反國政樾謹按晉文公出亡返國事甚明顯而此書所述乖異如此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樾謹按此卽葛伯事而傳聞異辭

計倪內經昔者越王句踐旣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上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瀦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旣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樾謹按此言江水海水交錯相過而波濤瀦流聲若雷霆卽今錢唐江之潮也自來言濤者莫先於此其時句踐初反國則子胥猶未死文種更無論矣亦足破世俗前潮子胥後潮文種之說

外傳紀策考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虛

榭謹按伍戶當作三戶史記越世家正義引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本是楚宛三戶人

內傳陳成恒篇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眾以殘伐吾邦榭謹按分字無義乃介字之誤漢書南粵傳欲介使者權師古曰介恃也此介字亦當訓恃言吳恃其眾以伐吾邦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義與此同而榭謹按賜當作賜古文外傳記地傳乃身被賜夷之甲榭謹按賜當作賜古文唐字也吳越春秋載此事正作唐夷之甲吳越春秋句踐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安城里榭謹按吳越春秋句踐

歸國外傳起離宮於淮陽是離宮非離臺也此書作離臺與吳越春秋異今按上文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即吳越春秋所謂齋臺在於襟山者也又曰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即吳越春秋所謂東武起游臺其上也又曰駕臺周六百步今安成里即吳越春秋所謂駕臺在於成丘也又曰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即吳越春秋所謂中宿臺在於高平者也而吳越春秋又有靈臺所謂冠其山巔以爲靈臺者此書不載水經漸江水篇注怪山越起靈臺於山上據本書云龜山一曰怪山則所謂怪游臺即是靈臺矣吳越春秋又有燕臺

所謂燕臺在於石室是也此書亦不載吳越春秋云越王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計所謂五臺者靈臺也中宿臺也駕臺也燕臺也齋臺也若離宮是離臺則臺六而非五矣然則彼作離宮不誤也此書無燕臺則以離宮爲離臺仍合五臺之數

獨山大家者句踐自治以爲冢徙琅玕冢不成樾謹按此生壙之始秦始皇初卽位卽穿治鄜山冢亦有所本也

馬啐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正馬啼嗥事見吳史樾謹按太史公六國年表序曰秦燒天下

詩書諸侯史記尤甚此吳史當亦在秦所燒之列矣

外傳紀吳王占夢篇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枝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樾謹按此古公牘文字雖未必春秋時格式如此要亦漢人之

遺

內經九術篇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樾謹按遺下當有文字吳越春秋作越王句踐竊有二遺

女

外傳紀軍氣篇算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

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十一
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
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樾謹按孫子始計篇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
算少也是古兵家有廟算之說此書所云必是古法惜
不得其詳

韓角亢也鄭角亢也燕尾箕也越南斗也吳牛須女也
齊虛危也衛營室壁也魯奎婁也梁畢也晉觜也秦東
井也周柳七星張也楚翼軫也趙參也樾謹按十二分
野見於周官保章氏注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

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
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乃此書則爲
十四國蓋分吳越爲二增韓梁而無宋也吳越雖分然
同一星紀之次則仍與不分同其增韓而與鄭同爲角
亢則仍與不增同惟所增之梁屬畢則大梁之次而占
趙之分野移趙屬參則實沈之次而占晉之分野晉爲
觜則其爲實沈如故然趙韓梁皆晉之所分舊說有晉
又有趙已爲無理此則分列晉趙韓梁爲四國更無理
矣其無宋未詳疑有闕誤又按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自
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今晉魏分野然

則晉與魏同屬實沈此書梁與趙宜互易梁卽魏也晉
梁並屬實沈與帝王世紀合趙則仍爲大梁與舊說無
不合矣

讀鶡冠子

曲園篋纂第二十

德清俞樾

博選篇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樾謹按物字古與勿通
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曰物本亦作勿尙書立政
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並其
證也物理情之物疑古本有作勿者陸佃注云道無所
治則其所據本必作勿理情矣惟正文是勿理情故以
無所治釋之猶下文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注曰道無
所住以無所住解弗去以無所治解勿理其義一也今
作物字雖合古字通假之例然其義當作勿而不當作
物此讀者所宜知也

貴者有知富者有財樾謹按知字無義當讀爲制大戴禮勸學篇楔而舍之朽木不知荀子知作折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爲制蓋知折制三字古音相近故得通假鵠冠子以知爲制亦猶大戴禮以知爲折也國語越語曰君行制荀子解蔽篇曰王也者盡制者也並可證貴者有制之義泰錄篇道包之故能知度之知度卽制度也此本書段知爲制之證
天則篇故其威上際下交其澤四被而不扇樾謹按交乃究字之誤王鈇篇神明者下究而上際可證
歷寵歷錄副所以付授樾謹按下歷字衍文也上歷字

訓次禮記月令篇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鄭注曰歷猶次也是其義也錄讀爲祿周官職幣注杜子春云祿當爲錄是祿與錄古字通也歷寵祿副所以付授言次第其臣下之寵祿必與所付受者相副也陸注曰歷錄文章之貌言更歷寵榮華煥如此則其所據本已衍下歷字又不知錄爲祿之段字故所說非是如其說則歷寵歷錄殊不成義也

緩則怠急則困見閒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舉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樾謹按陸佃所讀如此然緩則怠三句以爲人之情說尙可通舉以八極二句何以爲

天之則乎疑陸氏失其讀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閒則以
奇相御當屬上讀之卽上句所謂斯其離人情而失天
則者也此下又分說人之情天之則當合下文差繆之
閒言不可合讀之乃倒句法也人之情也舉以八極信
焉而弗信此言人情之不能見遠也天之則也差繆之
閒言不可合此言天則之不可稍失也

蓋毋錦杠悉動者其要在一也樾謹按此毋乃毋字之
誤說文毋穿物持之也今經典通用貫字而毋廢矣毋
錦杠悉動言有錦杠以貫之而撩幅俱動也淺人習見
毋字罕見毋字改毋爲毋而陸氏承其誤乃注曰蓋無

錦杠而撩幅俱動者其要在杠也旣無杠矣何云其要在
在杠乎

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陸
注曰梟斬刑也樾謹按後漢書張衡傳咸以得人爲梟
注曰梟猶勝也猶六博得梟則勝此文梟字亦當訓勝
無以梟之卽無以勝之言法令弛放不足以勝小人之
敢爲欺謾者故雖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也陸以斬刑
說之非是

環流篇有意而有圖陸注曰可以象矣樾謹按下云有
圖而有名有名而有形然則此時尚未有形何象之有

爾雅釋詁云圖謀也有意而有圖言既有有意卽有所圖謀也

積往生跂工以爲師陸注曰跂跛踣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跂工以爲師樾謹按陸氏不釋往字往當讀爲尪說文尪部尪尪曲脛也古文作尪

道端篇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樾謹按所使必各當其任理民處平何獨以謙爲宜下文說其效曰貞謙之功廢私立公則亦非謙之謂也此謙

字乃廉之段字又下文云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卽覆說此九者而字正作廉是前兩處用段字後一處用正字也古書往往有此詳見古書疑義舉例又按貞謙之功當作謙臣之功方與上下文忠臣之功義臣之功信臣之功禮臣之功文法一例也

內有挾度然後有以量人注曰操以爲驗所謂道揆者是也樾謹按陸氏以操字釋挾字然愚竊疑挾字乃揆字之誤

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觀其所不行

足以知義受官任事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爲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樾謹按觀其大祥四字當在富者觀其所予之上此一句乃總挈之辭爲下九者發端也大祥猶言大端儀禮士昏禮疏曰注云饌要方者據大判而言耳卽可說此大祥之義淺人因長不讓少云云無觀字與上下不合故移觀其大祥句於此不知迫之不懼等句亦無觀字原不必每句有一觀字也

近迭篇滅門殘疾族公謝天下以讓敵國樾謹按疾字衍文蓋卽族字之誤而衍者王鈇篇其誅柱國滅門殘疾疾亦族字之誤

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樾謹按備字衍文亦卽循字之誤而衍

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居曼之十分一耳樾謹按荀子正論篇曼而饋楊倞注曰曼當爲萬蓋古音萬讀如曼故得通用此文曼字亦當爲萬言居萬分之十一也注曰曼作受蓋不得其解故并其字而誤之

王鈇篇易一故莫能與爭先易一非一故不可尊增樾

謹按兩易字均無義乃尋字之誤尋古文得字一切經音義引衛宏古文官書曰尋得二字同體是也尋與易字形相似故誤爲易耳下云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卽承此而言

域不出著居不連坳注曰著土著也毀牆曰坳樾謹按以土著釋著字域不出土著義殊未明以毀牆釋坳字則何取乎旣毀之牆而言之乎陸說皆非也著卽宁也爾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又曰坳謂之坳此文坳字卽彼坳字此文著字卽彼宁字古著字通作宁昭十一年左傳朝有著定國語周語云大夫士日恪位著並其

證也域不出著居不連坳皆極言其近著在門屏之間坳在堂隅曰著曰坳正以類相從也

泰鴻篇夫物之始也傾傾注云傾傾未正之貌此望文生訓也傾傾當作頌頌淮南子精神篇頌濛濛洞莫知其門高誘注云皆未成形之氣頌頌猶頌濛也頌濛疊韻頌頌疊字皆形況之辭學者多見傾少見頌因誤作傾耳注言或作鴻鴻此可見古本之作頌頌也

兩治四致注於治下云或作祭樾謹按作祭者是也祭者際之段字兩際四致卽淮南原道篇所謂施四海際天地也上際天下際地是謂兩際東西南北各至其極

是謂四致
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樾謹按止乃基地之址陸注曰止
猶植也未得其義
泰錄篇百化隨而變終始從而豫注曰豫暇豫也樾謹
按豫亦變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
者不豫賈淮南子覽冥篇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
循吏傳子產爲相市不豫賈凡言不豫賈者皆謂不變
其價值也而解者多以凡事豫則立之豫說之殊失其
解王氏引之作經義述聞於周官司市注使定物賈防
誑豫也始正其誤然但云豫猶誑也而不知豫有變義

由未讀此文也故知古書不厭多讀矣

世兵篇水激則旱矢激則遠樾謹按文選鵬鳥賦矢激
則旱兮李善注引鵬冠子作悍且曰悍與旱同則知今
本鵬冠子作旱者非是

遲速有命必中三五樾謹按文選注引作遲速止息必
中參伍

合散消息孰識其時樾謹按文選注引作同合消散孰
識其時

衆人域域迫於嗜欲樾謹按文選注作衆人惑惑然陸
注曰域域淺狹之貌則其所據本自作域域

備知篇唯無如是時有所至而求時有所至而辭陸注
唯無如是句曰無其時命此未達古語也無乃語辭唯
無如是者唯如是也古書多有此二字或作唯毋毋與
無通也或作雖無雖與唯亦通也管子立政九敗篇曰
人君唯無好全生又曰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此用唯
無二字也墨子尚賢中篇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
之又曰賢臣唯毋得明君而事之此用唯毋爲唯無也
非樂上篇曰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
家此以雖無爲唯無也王氏念孫讀書襍志所引甚詳
不具錄

學問篇表術裏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注曰
術如術業之術原如原道之原樾謹按此曲說也疑鶻
冠子原文本作表術裏厚雖淺不窮說文有術字此則
段爲淺字言其外雖似淺而其中實厚則雖淺而不窮
也與下中虛外博雖博必虛相對成義上句用術字下
句用淺字上段字下正字古書多有此例今作表術裏
原皆以形似而誤
天權篇合膊同根命曰宇宙注曰二者相須而立故曰
合膊樾謹按陸氏說合膊之義甚爲無理膊乃膊字之
誤膊又端之段字也膊從專聲端從耑聲兩音相近故

得相通大元元文篇福則有膊禍則有形之謂直膊亦
端之段字也說詳諸子平議此云合端同根謂上之端
則合而下之根則同也
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越謹按昔行言夜行
也穀梁莊七年辛卯昔釋文曰昔夜也陸注但以昔之
亾羊者說之未達昔字之義
夫蔽象鬲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越謹按象乃蒙
字之誤上文云周平弗見之謂蔽又曰蒙故知能與其
所聞見俱盡鬲故莫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塞故四發
上統而不續此卽承上文而言

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發蒙注曰迷者不反呼之使
勿往也越謹按注義迂曲往疑狂字之誤狂者呼之蒙
者發之語意正相當也

能天篇成敗兆也非而長也注曰而汝也越謹按而當
爲能古字通用成敗兆也非能長也與上文自然形也
不可改也奇偶數也不可增減也文義一律下文地弗
能立地弗能安天弗能生天弗能成皆承此而言

讀鹽鐵論 曲園雜纂第二十一 德清俞樾
本議篇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樾謹按執字無
義疑必有誤
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
樾謹按此有脫誤大夫之意蓋責文學縱不能被堅執
銳報復匈奴而又欲罷鹽鐵均輸也
憂邊用損武略樾謹按憂字無義疑必有誤
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樾謹按尙書盤庚下篇盤庚
既遷奠厥攸居又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鞠人謀
人之保居盤庚萃居殆卽此義萃居正對離居爲文也

讀鹽鐵論

曲園雜纂第二十一

德清俞樾

本議篇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樾謹按執字無

義疑必有誤

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

樾謹按此有脫誤大夫之意蓋責文學縱不能被堅執

銳報復匈奴而又欲罷鹽鐵均輸也

憂邊用損武略樾謹按憂字無義疑必有誤

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樾謹按尙書盤庚下篇盤庚

既遷奠厥攸居又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鞠人謀
人之保居盤庚萃居殆卽此義萃居正對離居爲文也

盤庚遷都事與舜藏黃金並言者蓋漢世經師之說皆謂盤庚去奢行儉也後漢書文苑傳杜篤論都賦盤庚去奢行儉于毫李賢注引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徙都于亳尙書正義引鄭注意亦略同蓋尙書家舊說矣力耕篇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浥而中萬鍾之粟也樾謹按其價一也四字文有錯誤其價當作之價屬上句讀一也二字衍文蓋卽下句一浥之誤而衍者其本文云是一物而售百

倍之價一浥而中萬鍾之粟也兩句相對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般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樾謹按臻字無義乃湊字之誤園池篇四方並臻同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躄之徒無犄頓之富樾謹按下二句義不可通疑蹠躄當作跋躄莊子天下篇曰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跋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按說文屨草履也古書多以躄爲之史記平原君虞卿傳躡躄擔登漢書卜式傳布衣草躄而牧羊皆卽屨字以跋躄爲服蓋賤者之服也長沮桀溺取耦

耕之義言農夫無百金之積跋躋之徒則取微賤執役之義言其終歲勞苦而無猗頓之富也上文云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與跋躋之徒正所謂勞其形者明不如商賈之追利乘羨爲上士取諸人也乃因跋躋字他書罕見改爲蹠躋不特於義不安且與上文不合矣復古篇曰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與此語意相近

錯幣篇往古幣眾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樾謹按民多巧三字衍文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樾謹按

錢之善惡豈得謂於政無增損乎於政二字疑衍文鑄僞金錢以有法以讀爲己言鑄僞金錢已有重法而錢之善惡仍如故見其無益也漢書食貨志曰盜鑄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卽此義矣

後古篇此用麋鬻之時樾謹按麋當作糜糜從米聲糜從麻聲古不通用也刺復篇甲士糜敝同

非鞅篇春秋曰末言介祭仲亡也樾謹按介當作爾蓋古字作尔故誤爲介也此本桓十五年公羊傳文傳曰秋七月鄭伯突入于櫟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卽此文所引也

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樾謹按愉讀爲偷，古字通也。淮南子說林篇曰：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與此偷飽義同。

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樾謹按禍字當在患之二字之上。

未通篇大抵逋流皆在大家。樾謹按下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然則大家固不流亡也。此云逋流皆在大家，義不可通。逋流或當作逋賦，蓋大家所逋，負吏不敢責而責之細民，遂至流亡矣。

上下交讓而頌聲作。樾謹按讓字無義，疑當作讓，鹽鐵

取下篇云：上下交讓而天下平。

地廣篇：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樾謹按周字乃害字之誤，不害猶不妨也。

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樾謹按貧衍字，也能處約樂語。本論語增一貧字，卽非其旨。

毀學篇：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樾謹按賴讀爲厲，厲民語。本孟子古厲，賴通用。論語子張篇：未信則以爲厲己也。鄭注曰：厲讀爲賴。此賴民之讀爲厲民，猶彼厲己之讀爲賴己矣。

鴻鵠驂騑且同侶，况跛牂燕雀之屬乎。樾謹按且下當

有不字

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
蒿廬樾謹按以上下文法例之則蒿廬下當有不可得
也四字

及其囚於囹圄車制於雲陽之市樾謹按制乃裂字之
誤

褒賢篇齊魯儒墨薦紳之徒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
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爲臣樾謹按長衣官之也五字
無義當爲衍文

相刺篇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

耕織爲匹夫匹婦也樾謹按當不應作不當

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樾謹按之衍字

遵道篇諸卿都大府曰久矣樾謹按此曰字乃日月之

日諸卿者大夫以稱丞相史也都之義爲居漢書東方

朔傳注曰都居也大府卽謂丞相府言諸卿居丞相府

爲日久矣故下云通先古明當世也

殷周因修而亡樾謹按修當作循因循二字同義因與

修則不倫矣古書修循二字往往互誤說詳王氏讀書

雜志

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之殃也樾謹按負累之

殃義不可通之乃蒙字之誤下論誹篇曰此獨誰爲負其累而蒙其殃乎卽承此而言可知此文當作負累蒙殃也

論誹篇稱往古而言訾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樾謹按言字衍文卽訾字之誤而衍者

孝養篇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煖食甘毳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樾謹按有賢子者句衍者字有賢子當路於世者八字爲一句無厭者衍厭字無者對上有賢子句爲文言無賢子當路於世也

故禮菲而養豐非孝也涼困而以養非孝也樾謹按涼困不知何義疑當作京困字之誤也大困曰京管子輕重丁篇有新成困京者二家正以困京連文此作京困猶彼云困京也蓋承禮菲養豐而言謂其禮苟非則雖有困京之饒不足爲養也疑本作京困以養非孝也涉上句而衍而字

刺議篇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樾謹按侯衍字論語作吾其與聞之此作諸義同

利議篇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樾

謹按莫字衍文此乃反言也言諸生誠有能安集懷來使邊竟無災則雖國家之租稅亦可爲諸生除之豈鹽鐵均輸而不可除乎讀者不達其語意以爲丞相史必當譏誚諸生故臆增莫字而文義轉不可通矣又按懷臧之來遠方六字無義疑臧之二字衍文懷來遠方與安集國中相對成文

後刑篇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况鉏民乎樾謹按兩鉏字無義皆鉏字之誤鉏讀爲惡上文云人君不畜惡民此惡民二字之證上用正字此用段字耳言家有惡子則器皿必不能存矣况國之惡民乎故宜以刑正之

水旱篇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樾謹按循字當作修言修其行於內而其聲聞於外也此修字誤爲循與遵道篇循誤爲修可互證

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耨啖食樾謹按啖當作淡謂不食鹽也木耕手耨土耨以無農器故由不得鼓鑄也淡食以無鹽故由不得煮鹽也皆明鹽鐵之害

備胡篇辟鋒銳而牧罷極樾謹按牧字無義乃收字之誤言匈奴見漢兵鋒銳則避去見漢兵罷極則起而收之也

或侵侮士卒與之爲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

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樾謹按：故下行也。字故士卒失職五字連讀，失職猶云失所。管子明法解曰：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漢書武帝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蓋漢時常語。上文云：舉失職者謂察其失所者也。

執務篇吏皆廉正，故以奉職。樾謹按：故乃敬字之誤。能言篇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樾謹按：逢須未知何謂。舊說以爲逢蒙殆非也。牧童對烏獲言，是至無力者。逢須對堯舜言，必是至無知者。須疑卽歸妹以須之須。陸績讀爲媯云：妾也。須與童

正對文成義。逢字未詳。又按說文皿部：檯，盪負戴器也。盪從須聲，義得相通。檯字玉篇音公棟切，云小栝也。逢與檯音近，逢須或卽檯。盪殆以器喻人。若言斗筭之比平。

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樾謹按：上文逢須與牧童對，不與烏獲對。此烏獲當作牧童。

同林旃席侍御滿側者。樾謹按：同林無義，當作匡牀。淮南子主術篇曰：匡牀弱席。

刑人者若刈菅芳。樾謹按：芳香也。若刈菅芳於義難通。芳疑茅字之誤。詩東門之池篇釋文曰：茅已漚爲菅。故

得連言之

擊之篇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
樾謹按持當作恃弊下脫所字本作弊所恃以窮無用
之地論蓄篇曰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弊所
恃而達瀛海乎與此意同

伐功篇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樾謹
按支字衍文也漢書韋元成傳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
胡禽月氏師古曰氏讀曰支此作月支氏者殆因讀者
以氏當讀支旁注支字遂誤衍耳

險固篇故龜倡有介狐貉不能禽樾謹按倡字無義乃

瑁字之誤瑁卽瑇瑁也異物志云瑇瑁如龜生南海中
大者如瓊蔭背上有鱗是瑇瑁與龜相似故以龜瑁連

文

論勇篇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樾謹按原當作
駮爾雅釋畜駮馬白腹曰駮禮檀弓篇周人尙赤戎事
乘駮此云駮馬猶周之遺語也淮南主術篇亦云騎駮
馬而服駮駮

論功篇春秋傳曰桓公之與戎狐驅之爾樾謹按狐乃
狄字之誤莊三十年公羊傳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
與戎狄驅之爾

晉取郊沛樾謹按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無取沛事公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何休注曰與侵柳同義按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公羊傳與此同然則晉取郊沛疑當作晉取郊柳刑德篇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舩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舩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樾謹按兩軸字皆當作舩方言曰舩後曰舩注曰今江東呼舩爲舩

讀潛夫論

曲園雜纂第二十二

德清俞樾

讀學篇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智樾謹按詩牆有茨篇不可讀也毛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蓋讀與抽聲近而義通讀其智卽抽其智謂士欲宣明其義必先抽引其智也羣書治要改作必先讀其書此不達其義而臆改不可從也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樾謹按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非不憂貧之謂故所謂不憂貧也當作何故謂不憂貧也蓋承上文引孔子君子憂道不憂貧句

而言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古人未嘗不以貧為憂何故而言憂道不憂貧邪乃反言以起下文今作故所謂則於義不可通矣

或以喪亂替其年歲懋謹按替與綦通荀子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字亦通作期議兵篇已替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宥坐篇綦三年而百姓往矣兩篇文義正同是綦與期通也或以喪亂替其年歲言窮極其年歲也汪氏繼培箋云替疑稽之誤非是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汪箋云軸當作舳謂舳艫也說文云漢律名船方長為舳艫懋謹按

如此則舳即舟楫矣軸當仍讀車軸之本字蓋車軸不可以濟水故一解其維即沈溺也

務本篇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懋謹按上云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此承上文而言當作可教則不亂古學字作敦故教學字相近易誤教誤作學因臆改為入學耳

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下有脫字勢不得無然耳懋謹按人字乃失字之誤賢字乃皆字之誤言衰闇之世本末之所以失者未必皆不肖之故乃為禍福所迫不得不然也

論榮篇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樾謹按上文云寵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已然則二命卽謂此二者也下云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富貴貧賤此卽天所降之二命汪氏不本上下文爲說而泛舉援神契之遭命隨命以說此二命失之

中堂生負苞樾謹按中堂當作中唐詩防有鵲巢篇中唐有贊傳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此卽用其語負當作蕢說文艸部蕢王蕢也苞艸也南陽以爲麤履蕢苞二草下文山野生蘭芷蘭芷亦二草也汪箋引王君說云苞當爲芻爾雅曰蕢王芻是也古者多云負芻按爾雅

釋草葦王芻不云蕢王芻王說殊誤至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孟子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趙注云時有作亂者曰負芻則負芻自是人名不可以說此也

賢難篇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樾謹按虞舜放殛卽指蒼梧之崩其意謂舜德衰爲禹所放故遠狩蒼梧而死卽劉知幾疑經惑古之見也史通所引囚堯偃朱諸說皆出汲冢乃王符已有此言則此說相傳漢世已有之矣汪箋引完廩浚井以證放殛事恐非其旨

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東在帝心樾謹按尹據天官句尹字無義疑尸字之誤書序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此用尸字卽本書序文也明闇篇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尹字亦當作尸

明闇篇隔損疏賤而信趙高樾謹按損字無義汪箋改作捐然隔之與捐義亦不倫疑當作限隔限二字文義相屬思賢篇曰限隔九州此云隔限彼云限隔其義一也限與損字形微似因而致誤

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捄其功樾謹按捄字無義汪箋據羣書治要改作按字義亦迂曲疑本是倣字淮南子覽

冥篇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倣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倣蓋輕慢之意上文云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蛇鱣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一云輕之一云倣之是倣與輕同倣其功卽輕其功也按乃倣之誤捄又按之誤耳

考績篇皆當考治以効實爲王休者也樾謹按此言自守相令長至三公皆當考績以効實而進退之賢則任用不賢則罷斥王休二字借用五行王相休囚之說亦因上文言三公典和陰陽故卽從陰陽五行爲說也淮

南子地形篇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無王休之文大元元數篇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其文有王無休然論衡難歲篇云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則東漢時固已有此說自王而相而胎而沒而死而囚而廢而休故此文即用王休二字以寓進賢退不肖之意汪箋引詩對揚王休釋之未得其義相列篇五色之見王廢有時彼云王廢此云王休其義一也

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樾謹按說文言部譯傳譯四夷之言者天無言而聖人代之言故曰爲天口聖人

之言人不易曉而賢者爲通其指趣故曰爲聖譯周易序官象胥疏曰譯卽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譯字不誤汪箋云疑當作鐸非是

思賢篇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永也汪箋云兩永字有誤程本作國脈永疑非是樾謹按上永字不誤下永字乃永之誤永古文保字見說文身常安而國永保兩文相對

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直不以枉樾謹按與讀爲舉古字通用周官師氏職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是其證也與直卽舉直也不字乃下字之誤以字上又脫應字當

作與直下應以枉與上句求賢下應以鄙相對成義
已不引真受猥官之樾謹按引字乃別字之誤已不別
真受猥官之與上文說治疾曰已不識真合而服之文
義一律受猥官之四字亦疑有誤但莫可訂正耳又按
上文已不識真句衍而字當從王說刪
令結怨於下民縣罪於惡積過既成豈有不顛隕者哉
樾謹按縣罪於下脫二字當與上結怨於下民相對成
文惡下脫既字惡既積過既成亦相對成文
潛歎篇已又定矣還至讒如臣妾之飾僞言而作辭也
則君王失已心而人物喪我體矣汪箋云如疑當作妬

屬上讀樾謹按作妬是也屬上讀非也還乃還字之誤
方言廣雅竝曰還及也還至猶云及至蓋承上言好之
與惡鹿之與馬本屬易辨已又先有定見及至讒妬之
臣妾飾言則又爲之奪也自還至至辭也十四字作一
句讀不當於妬字絕句

人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樾謹按權
字無義疑當作囓廣韻二十九換云喚呼也囓上同然
則囓卽喚字猶云呼噬賢之狗耳

浮侈篇油潰入海連淮逆河樾謹按油潰疑當作潰油
傳寫誤倒也油水名說文水部云油水出武陵孱陵西

東南入江潰卽西都賦潰渭洞河之潰章懷後漢書注引倉頡篇曰潰傍決也潰油入海益從油水入江而由江入海也大木之所出多在楚蜀運木者必取道荆襄江表傳稱劉備爲荊州牧立營油口此卽古油水故道謂之油口則其爲往來之所經歷可知潰油倒作油潰遂失其意汪箋云油當作漕非也

實貢篇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駝問駝樾謹按鷹字不倫駝則仍卽馬之一種上旣言馬不應下又言駝疑皆字之誤鷹當作雞雞誤爲雁因改爲鷹矣駝當作尨謂犬也涉上驢字而加馬旁耳求馬問馬

求驢問驢馬驢一類也求雞問雞求尨問尨雞犬一類也

述赦篇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汪箋曰俗疑欲樾謹按作欲是也惟欲上當補不字蓋赦前之事不得復奏故不欲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也無不字則義不可通
三式篇且夫列侯皆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助聰明與智賢愚以佐天子樾謹按愚字衍文也與讀爲舉古字通用言宜舉智賢之人以佐天子也下文云當循王制皆使貢士可證其義

愛日篇法令鬻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樾謹按希民二字無義疑當作布衣以布衣與仕者對舉猶慎微篇云人君聞此可以悚息布衣聞此可以改容以布衣與人君對舉也慎微篇又云由此言之有希人君其行一也汪箋云有希當作布衣漢碑布作希與此相似然則此篇布字亦因作希而誤作希可知矣衣與民下半亦微似

斷訟篇故先慎已喉舌以元示民汪箋本如此其說云喉舊作唯元當爲玄德之六樾謹按唯作喉是也讀元爲玄則非是汪又引荀子上周密則下疑玄如此又讀

玄爲眩與前說歧異而義益不通矣汪所據者元刻本而漢魏叢書本作以示小民今鄂局本從之文義明白不必徇元本之譌曲爲之說

勸將篇將帥以定令之羣樾謹按定令無義當作守令下文引孫子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家安危之主也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又曰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蹕蹕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權變任將帥者然則此篇所謂勸將卽指郡縣之守令而言非命將出師之謂也汪箋以管子朝定令於百吏說之未得其旨

邊議篇草食散亂未有都督汪箋云草食疑當為草舍
樾謹按此說非也草食當為草創創字缺其半因誤為
食耳實邊篇云前羌始叛草創新起是其明證

實邊篇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
員除世舉廉吏一人汪箋曰詔書以下文有脫誤樾謹
按依文詮解亦自可通後漢書丁鴻傳自今郡國率二
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又和帝紀令緣邊郡口十萬以
上歲舉孝廉一人是漢制舉孝廉內地與邊地不同此
文則合并言之詔書法令二十萬口此以內地言也邊
郡十萬此以邊地言也其下云歲舉孝廉一人則合內

地邊地而言也如分別言之當云詔書法令郡國二十
萬口歲舉孝廉一人邊郡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則文
義自明矣員除世旬世乃三十二字之誤除疑當為祭
淮南原道篇高不可際注曰際至也際與至一聲之轉
以際為至蓋漢人語員際三十舉廉吏一人言滿三十
員則舉一廉吏也下文云廉吏世舉一人世亦當為三
十

交際篇龐勛勃貂一旦見收亦立為義報况累舊平汪
箋云龐勳未詳疑豎須之誤即豎頭須晉文公守藏者
也樾謹按龐勳豎須字形絕遠何得致誤龐勳疑即龐

涓涓字闕壤止存左旁遂誤爲勦耳龐涓與孫臏同學
及旣事魏爲將軍忌孫臏乃以法刑而黥之後卒爲孫
臏射死與寺人勃貂皆反復小人此言一旦見收亦爲
義報故下文言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明
以桀狗跖客喻此兩人則此兩人皆非良士可知矣
德化篇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天樾謹按賢多橫天當
作民多橫天汪箋引王先生說已訂正矣惟傷賢之政
義似不通上文傷明之政傷聰之政汪箋旣引漢五行
志以說之則此傷賢疑當作傷睿故云民多橫天卽六
極所謂凶短折也凶短折爲思不睿之罰故知傷賢當

作傷睿矣

五德志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
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真樾謹按然罕二
字絕句言此義爲世所罕聞也篇中所陳與太史公五
帝紀三代世表絕異太史公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
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
然則當時原有異同今依潛夫說則舜無娶曾祖姑之
嫌而稷契皆非堯弟故自舜始舉之於事理爲近也此
義在東漢時已爲罕聞故列之於後以張其說

伏羲

木德

帝嚳 棄

神農 火德

堯

軒轅 土德

舜

少皞 金德

禹

顓頊 水德

契

敘錄篇傷俗陵遲遂遠聖述汪箋云述字誤樾謹按述讀爲術詩日月篇報我不述釋文曰述本亦作術述術古通用非誤也

讀論衡

曲園襟纂第二十三

德清俞樾

逢遇篇馬圉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樾謹案呂氏春秋必已篇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淮南子人間篇載此事則以爲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乃使馬圉往說之此云馬圉卽馬圉也蓋用淮南子然文選演連珠東野有不釋之辯注引呂氏春秋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畱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圉乃復往說與今本呂氏春秋絕異且



今本呂氏春秋及淮南子均無東野二字而士衡之文明言東野有不釋之辯則疑唐以前呂氏春秋自與今本殊也

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涕泣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樾謹按此與顏駟事相似文選思元賦尉虓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邁武注引漢武故事曰顏駟不

知何許人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嘗輦過郎署見駟龙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荅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卽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疑古相傳有此說顏駟事亦出依託也

命義篇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貴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樾謹按抱朴子辨問篇引玉鈴云人之吉凶修短於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

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直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僊宿則僊與此文大旨相近即後世星命之學所權輿也

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太凶樾謹按月令必有凶災此云大凶文異而義不殊月令不戒其容止鄭云容止猶動靜以動訓容以止訓靜字各一義容猶動也說文手部搭動搭也容與搭通故訓動此云不戒其容則是容儀之容矣

無形篇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冶者用銅為杵杵矣樾謹按廉字

無義必庶字之誤庶讀為甌禮記禮器篇君尊瓦甌注曰瓦甌五斗古字每以庶為之儀禮既夕禮注古文甌皆作庶是其證也庶廉形似因而致誤

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樾謹按曲禮篇水潦降不獻魚鼈注曰不饒多也正義曰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或解以為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是禮家止此二義論衡所說又成一義亦必漢儒舊說也

率性篇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

藍則青染之丹則赤樾謹按本性篇文與此同毛傳無此說所引傳必三家說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樾謹按何晏論語集解不受命有二說一謂賜不受教命唯貨財是殖一謂雖非天命而偶富其後一說卽本此也

初稟篇光祿大夫劉琨前爲宏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樾謹按後漢書儒林劉昆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

帝歎曰此迺長者之言也顧命書之策此誤以昆對光武語爲光武之言蓋傳聞之失也當以史爲正

本性篇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樾謹按昭三年左傳正義曰世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不知出何公也今以此文證之叔向之母姬姓然則羊舌氏非晉公族

書虛篇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樾謹按子胥之死左傳止曰使賜之屬鏹以死國語始言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

江然上文但言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云云并不載賜劍之事賈誼新書耳痺篇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寵而自投水則又以爲自投於水矣是子胥之死言人人殊而鑊煮之說惟見此書疑傳聞過實也

傳書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死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樾謹按國策言聶政刺韓傀兼中烈侯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烈侯十三年卒子文侯立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六年韓嚴

弑其君是烈侯不見弑哀侯固見弑也據刺客傳又以聶政事在哀侯時且聶政之刺乃嚴仲子使之豈卽所謂韓嚴弑其君者乎然則國策所載自是當時之實但誤以哀侯爲烈侯耳

感虛篇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樾謹按淮南子覽冥篇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退三舍高注曰魯陽楚之縣公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魯陽師古曰卽淮南所云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然則魯陽非魯也國語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昭注曰文子平王之孫司

馬子期子魯陽公也墨子耕柱篇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魯陽文君即魯陽文子與韓戰者未知即此人否要非魯之襄公也

道虛篇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易姓名游宦漢朝樾謹按洞冥記云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據此則朔又姓張也蓋皆非實事故傳聞各異風俗通正失篇云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太白者金星也此或姓金氏之說所本乎

儒增篇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按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嫪攻王赧王赧惶懼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琊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奔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大丘社亡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樾謹按史記年表宋大丘社亡在周顯王

之三十二年則秦惠文王之二年也後此二十年爲惠文王之後九年張儀欲伐韓尙有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之言安得已亡於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也卽如漢書郊祀志之說謂社亡於顯王四十三年至惠文王後九年亦十二年矣愚嘗謂秦取九鼎著於周本紀九鼎入秦著於秦本紀乃史公之實錄封禪書又云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此方士新垣平輩之妄說也九鼎自在秦而後世不見者燬於咸陽三月之火也秦所求泗水之鼎漢所出汾陰之鼎均非禹鼎此言鼎未入秦失其實矣又按周考王二年封其弟桓

公於河南是爲西周君桓公卒威公立威公卒惠公立復封其少子於鞏是爲東周君而周天子自在成周至赧王立自成周遷於王城王城卽河南也於是始與西周君共居及秦昭襄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自歸於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此西周君也非赧王也合史記周秦兩紀觀之事迹甚明此言王赧惶懼奔秦亦失其實

問孔篇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懔謹按集解

引陳說以爲善之陳乃魏人而此云非之則漢儒舊說也今皆宗陳說而漢儒舊說固不知矣又按非之也三字卽是說論語者之說下又引說論語者云云則申說其故也下文云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又云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又云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然則仲任所據自同今本止使乎使乎四字無非之也三字近時翟氏灝作四書考異疑其所據正文有此三字非也

非韓篇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闔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樾謹按史記老子傳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集解曰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今據此文云使魏無干木則亦以爲段姓干木名漢人舊說固如此也

說日篇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

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
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
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
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日中
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
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
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樾謹按此論甚精且以鐙火
爲喻遠視甚大近視之轉小矣列子湯問篇載兩小兒
論日遠近孔子不能答此可以解之
荅佞篇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

言以省其往行樾謹按今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王曰太
師女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往行與此
不同盧辨注引孔子曰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於人聽其言而觀其行然則無論來與往皆以言揆
行不以行揆言此所引或有誤也

量知篤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飡無道
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
尸位樾謹按素飡尸位之語至今猶爲恆言而實本於
素飡尸祿之古語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辭君韓詩
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

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是古有素餐尸祿之語後漢梁冀傳論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注曰尸官猶尸祿尸祿二字卽本韓詩然變祿言官官卽位矣此言素餐尸位當是漢人常語至東晉古文出乃有太康尸位之文然僞傳訓尸爲主義又有別

明雩篇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又曰周之四月正歲二

月也懋謹按包注以暮春爲季春三月自是建辰之月周頌臣工篇維暮之春鄭箋謂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則以爲建寅之月而此乃以爲建卯之月在夏正爲仲春不得爲暮在周正爲孟夏并不得言春雖漢人舊說不敢從也桓五年左傳云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杜注龍見建巳之月禮記月令篇仲夏之月乃命百縣雩祀鄭注曰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然則正雩當在建巳之月而午未申三月不雨亦得行雩禮若卯月非雩祭時也左傳言啟蟄而郊此乃改爲啟蟄而雩未知其

說

恢國篇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
陽樾謹按二公者王莽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也袁
宏後漢紀載此事亦屢言二公殆由東漢時侈言光武
昆陽之戰以爲美談人所熟習故於尋邑止言二公不
舉其名也

論死篇孔子葬母於防旣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
泫然流涕曰古者不脩墓遂不復脩樾謹按禮記鄭注
於防墓崩下注云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是謂門人已
脩訖也正義引庾蔚之說解防墓崩爲防守其墓備擬

其崩則是墓並不崩而如論衡之言則又崩而不脩三
說乖異自以鄭義爲安

死僞篇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
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樾
謹按左傳曰太子使登僕杜注曰狐突本爲申生御故
復使登車爲僕是狐突登太子之車也此文所云則是
太子登狐突之車也下云許之遂不見則似以太子登
狐突之車爲是若狐突登太子之車則其象旣沒突將
焉在乎疑左傳之文有誤王仲任所見與今本殊也
調時篇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樾謹

按日知錄有古無一日十二時之說未及引此文顧氏之博猶有所遺

辨崇篇故書列七卜樾謹按洪範篇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鄭讀卜五占用爲句二衍忒爲句王肅讀卜五爲句占用二爲句衍忒爲句兩讀不同並見正義若依此文則又以七卜二字連讀當云凡七卜句五占用句二衍忒句是亦漢世異說也

祀義篇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楸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

罪歟樾謹按此事見墨子明鬼下篇夜姑墨子作祐觀辜字書無祐字未詳也厲鬼杖楸而與之言曰墨子作祿子杖楸出與言曰楫字不知何義余作諸子平議疑杖楫當作楫杖引尙書大傳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楫杖爲證今觀此文乃知楫爲楫字之誤此作楸彼作楫一字也然楫爲舟楫字施之於此亦非所宜仍當闕疑又按如墨子所載則舉楫而橐之者祿子也祿卽祝之異文是鬼神假手祝史以殺之非能自殺之也王仲任殆未見墨子之文不然則更足爲鬼神手不能擊之證何不卽此以曉難者乎

案書篇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楊子雲作太元侯鋪子隨而宣之非斯同門雲鋪共朝樾謹侯鋪即侯芭芭與鋪一聲之轉也世知侯芭不知侯鋪故表而出之

此語蓋子雲所傳而表之者蓋子雲所傳之異字也然則樾字故之然也其理宜也當關張又然通今雖此文以樾字為樾字之類此亦樾字之類也樾當於樾其向音大樾八十音林外障良樾樾樾字林林出與音曰樾字不映所雜余亦樾字平樾樾樾字書無樾字未籍出樾良樾樾西與之言曰樾字非樾樾樾對此樾良樾字即東不樾字故樾字非樾樾

讀中論

曲園襍纂第二十四

德清俞樾

治學篇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故所由來則杳然其遠樾謹按故所由來當作考所由來考字作攷因誤為故耳考偽篇曰考其所由來可證此文之誤

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樾謹按師人無義當作人師謂古與為通可謂人師即可為人師淺人不知謂之當讀作為因倒人師為師人以成其義耳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樾謹按志不得云學之師師乃帥字之誤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此語即本孟

子有志然後可學故志為學之主帥而才特其徒役也非以師徒為喻

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樾謹按共字亦當作與乃字之誤若與一時若與同室兩文一律

法象篇禍敗之由也則有媒慢以為階樾謹按有字衍文也禍敗之由也則媒慢以為階猶繫辭傳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

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樾謹按終下當更有終字左傳衛太叔文子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是其證

也偽古文尚書襲其語曰慎厥初惟其終終以不困亦有兩終字

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樾謹按端乃瑞字之誤僖十一年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奔也已其何繼之有慢瑞即謂惰於受瑞也

脩本篇夫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乎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樾謹按周當作害篆書相似而誤此謂行異於言則可言異於行則不可故一則曰無害乎智一則曰有傷於仁而承之

曰君子務以行前言也卽先行其言之意善篆書作周與周相似故誤
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樾謹按夫素疑當作太素列子天瑞篇曰大素者質之始也
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樾謹按漢書貨殖傳范蠡乃乘扁舟浮江湖注引孟康曰特舟也特舟則不可以爲安且與上文優者取多焉之旨不合矣疑古稱扁舟有兩義范蠡扁舟當讀爲偏後漢書隗囂傳乘偏舟於五湖字正作偏是也若此文扁

舟則當讀爲編言編列衆舟以濟若諸侯維舟大夫方舟之類

不要而邁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樾謹按四時嘿而成句文義不倫疑當作不行而成行誤爲時涉下文而誤不爲四乃又加嘿字以成義耳

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爲惡而不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樾謹按行善句衍不字蓋謂世之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然究而言之則行善獲福者猶多爲惡不得禍者猶少故不可舍多而從

少也涉下句而誤衍不字義不可通

虛道篇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聖越謹按且乃目字之誤

貴驗篇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越謹按皆字乃者字之誤

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親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越謹按眩當作炫乃炫耀之謂非眩惑之義方與上下句一律

故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越謹按易字無義疑叟字之誤說文又部叟入水有所取也學

者罕見叟故誤爲易字

貴言篇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友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則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越謹按知衍字慮讀爲攄司馬相如封禪文攄之無窮此攄字義與彼同言上文所陳父慈子孝諸事則有司固已日月攄之州閭矣周官州長諸職所謂屬民讀灋卽此事也後人不知慮爲攄之段字不得其解因下文有達其知慮句妄加知字殊失之矣

藝紀篇故寶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越謹按寶乃寶字之誤

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鍾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越謹按著衍文蓋卽上者字之誤而衍也

覈辯篇故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越謹按論語惡微以爲知者釋文出微以云鄭本作絞此云絞急以爲智義與鄭同

習行篇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越謹按俱乃但字之誤

召忽仗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越謹按論語集解引王肅曰管仲召忽之於公

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旣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然皇侃義疏引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則論語舊說自有以匹夫匹婦爲指召忽者後漢書應劭傳亦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蓋古人所貴者於事有濟而不在乎一死以一死邀名乃戰國俠士之風而非聖人之中道也

微子介於石不終日越謹按此豫六二爻辭自來言易家未有以微子言者集解引干寶亦止引周公聞齊魯

之政辛有見被髮而祭二事徐氏所云殆漢儒言易之
佚說宜表出之下云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
爲下然則論語所列三仁先後之間自有微旨亦可補
論語注所未備

考僞篇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
盧醫不能別而邁之者不能攻也樾謹按扁鵲二字與
邁之者三字當互易文本云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
邁之者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扁鵲不能攻也
如此則文義明順然疾之中天四字尙疑有誤
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巳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

之矣樾謹按此與論語文別孔子曰下衍不字本作患
人之不巳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矣蓋其人惟
以人不巳知爲患則其爲善固不誠也淺人據論語妄
加不字則二語不相連屬矣

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爲己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爲
名者豈有殺之罪邪樾謹按豈有殺之罪邪句殺下脫
人字

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爲少然而不盜不巳樾謹按然
而不盜不巳句有脫誤以文義論當作然而不書盜言
春秋殺人者雖多不以盜書以見爲名者之罪浮於殺

人者也下云夫爲名者使眞僞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是其義

謹交篇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樾謹按尚書酒誥篇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卽此文所本書作成王畏相此作成正畏相書作厥棐有恭此作厥職有恭自來考今古文異同者所未及也

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圜土樾謹按周官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又曰以肺石達窮民然則役諸圜土者罷民而非窮民也此文謂之窮民乃罷民之誤五比爲閭使之相憂樾謹按周官大司徒職作使之相受然憂字義亦通也

以歲時登其大夫察其衆寡樾謹按大夫當作夫家周官鄉大夫職曰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卽此文所本也民數篇曰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亦用周官夫家字可證

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樾謹按從衆疑當作徒衆虛譁疑當作虛華皆字之誤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樾謹按相商無義當作

相高

天壽篇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徇其名則曾參不為也越謹按厄當作犯

天雖欲福仁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亡之舊校云仁一作人越謹按作人是也亡之疑當作與之與作与故誤為亡

亡國篇酒醴也如滫滌越謹按荀子勸學篇其漸之滫楊注曰滫溺也淮南子人閒篇及漸之於滫高注曰滫臭汁也此用滫字正合惟滌字似非所用周官司烜氏注司農曰明盥謂以明水滫滌案盛黍稷雖亦滫滌連

文然施之此則義正反矣滌疑浚字之誤國語晉語少

浚於豕牢而得文王韋注浚便也滫浚連文猶言便溺

耳

誤也

對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

謹按細分二字無義細疑細字之誤分疑細字之誤

扁任命篇曰鮪鮪踊悅於泥道此云鮪鮪即彼云鮪鮪

鮪即鮪也爾雅釋魚鮪鮪疏曰鮪魚一名鮪

論僂篇班秋不能削瓦石為首錡歐冶不能鑄

十將越謹按秋字誤未葉大慶考古賢疑

相高

天壽篇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昌厄危戮以徇其名
則曾參不為也越謹按厄當作犯

天雖欲福仁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亡之曾校云亡一
作人越謹按作人是也亡之疑當作與之與作古故誤
為亡

亡國篇酒醴也如滄滌越謹按荀子勸學篇其漸之
耳注曰滄滌也淮南子人閒篇及漸之於滄高注曰

舜效承牢而斟文王章於舜也出辭對數文辭言更
文烈疏之出似舞王又矣繼錄對字之焉國音音少

讀抱朴子 曲園雜纂第二十五

德清俞樾

暢元篇因兆類而為有訕潛寂而為無樾謹按爾雅釋
訓訕訕亂也此用訕字為無義疑當作託字形相似而
誤也

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華之中樾
謹按細分二字無義細疑鮒字之誤分疑鮒字之誤外
篇任命篇曰鮒鮒踊悅於泥溘此云鮒鮒即彼云鮒鮒
鮒即鮒也爾雅釋魚鮒鮒疏曰鮒魚一名鮒

論僂篇班秋不能削瓦石為芒鍼歐冶不能鑄鉛錫為
干將樾謹按秋字誤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引作班輸

枝離爲柳秦女爲石樾謹按據此則以柳生左肘爲楊柳之柳晉人舊解固然矣

及見武皇帝試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樾謹按淮安丁氏刻曹子建集採此文試下有閉字

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可任也樾謹按淮安丁氏刻曹集採此文可任也作不可任也然古人也邪通用此句讀也爲邪則不必有不字矣

故不見鬼神不見僊人不可便謂世閒無僊人也樾謹按不見鬼神下當有不可便謂世閒無鬼神也一句

彭生託形於豕豕樾謹按左傳云見大豕齊世家止云

見鏡均無去字此云去豕未詳去或立字之誤左史並有立字法苑珠林六道篇云齊殺彭生立豕爲祟

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劍捐無價之涓鈞樾謹按此言良玉寶劍不可以微疵棄之也蟻鼻之劍義不可通劍疑胡字之誤說文刀部胡缺也言蟻鼻之微缺無損乎涓鈞之寶劍也如此方與上句一律

對俗篇勢可以總攝羅酆樾謹按據此則閻羅之名酆都之說晉世已有之

金丹篇夫金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

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樾謹按夫金丹之爲物本作夫丹之爲物蓋燒之愈久二句止言丹黃金入火云云方說金耳金與丹分而言之丹者丹砂金者黃金故云二藥下文云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卽此所云燒之愈久變化愈妙也

至理篇胡巫活絕氣之蘇武樾謹按漢書蘇武傳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盤鑿地爲坎置燭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然則此巫字疑鑿字之壞卽醫字也上言越人下言涓于華佗皆是

醫而非巫下云此醫家之薄技猶能若是可知其不言巫矣

微旨篇比之琴瑟不可以了絃求五音也樾謹按了字無義疑子字之誤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靡有子遺注曰子然獨立貌子絃猶言獨絃也

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樾謹按尙書畢命篇旣歷三紀傳曰十二年曰紀枚傳亦出魏晉間而說紀與此不同

大急之極隱於車輶樾謹按字書無輶字必軾字之誤軾與極爲韻

塞難篇眾生無不遂之類而項楊無春彫之悲矣樾謹
按自叙篇亦云項子有含穗之歎楊烏有夙折之哀項
子未知何人疑顏子之誤

釋滯篇撮壤土不足以滅其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廣
一世不過有數僊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樾謹按
北山篇毛傳鞅掌失容也箋云言促遽也如此文則鞅
掌當爲解多之意與傳箋均異又辯問篇其鞅掌罔極
與西京賦云決漭無疆鵬鳥賦云塊坳無垠文法相似
鞅掌或亦決漭塊坳之類形況之辭本無定義也勤求
篇方策既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可悟抱

朴用鞅掌之義亦可爲說詩者備一解

道意篇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
號爲八百歲公後一旦忽失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
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
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樾謹按宋
史陳從信傳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歲從信事之甚謹
冀傳其術竟無所得又魏漢津傳自言師事唐人李八
百授以丹鼎之術則宋時猶有所謂李八百者然大約
皆李寬之流也

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罟以捕麀而去猶念取之不

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胃中而去本主來於胃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樾謹按此文有脫誤風俗通載此事云汝南鮑陽有於田得磨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磨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磨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

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鷄肋後用牛羊樾謹按鷄肋當是鷄豚之誤
僊藥篇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縣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采

率多以山公水蒼玉也樾謹按玉藻篇公侯佩山公玉大夫佩水蒼玉注曰玉有山公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正義曰玉色似山之公而襍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然則山公水蒼初非一色此玉芝殆亦或元或蒼者歟

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燃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鍛其數千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菖蒲塞鼻卽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樾謹按

玉篇犬部獬豸獸有尾小打即死因風更生廣韵一東
獬豸狀如猿逢人則叩頭小打便死得風還活出異物
志二書所言小打即死與此云鐵鎚銀數千下乃死者
不同意抱朴亦止就書籍所載言之未必親見也

鐵鎚
脫頭字言銀其
頭數千下也

辯問篇玉鈐云主命原由人之吉凶修短於結胎受氣
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
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
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僊宿則僊樾謹按
世之談星命者大率以唐張果之說為祖今所傳有果

老問答一書是也以此篇觀之則古有此說矣

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樾謹按呂氏春秋遇合篇人有
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
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此所云
即此事而以為海上之女未知別有所據歟或其所見
呂覽與今異也

極言篇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玕人傳世見之
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
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
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樾謹按東坡安期

生詩引云安期生世知爲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以上並東坡說今以此篇觀之則安期又嘗見秦始皇矣蓋安期初意固思用世者故秦皇項藉皆得見之東坡之言是也因其後傳爲仙去故道家附會其說如此

雜應篇老子真形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

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懃謹按窮奇有三說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杜預注其行窮其好奇一說也淮南子地形篇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高誘注以爲天神之名二說也山海經西山經邽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猓狗是食人神異經西北荒經西北有獸焉狀似虎有翼能飛知人言語聞人鬪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三說也此與青龍白虎等物相次則亦獸名不知何取此惡獸而以爲前導乎黃白篇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

也懋謹按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用
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燔校四時冬
起雷夏造冰然則起雷造冰皆幻術也且亦列子之寓
言未必實有其事後漢書張楷傳性好道術能作五里
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魏書西域悅般傳其
國有大術者能作霖雨狂風大雪是霧雨風雲有能爲
之者要亦術士之爲人間固不恒有也而抱朴乃言雲
雨霜雪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且抱朴此言因人不信黃
金之可作故以此曉之然則以藥作雲雨霜信在當時
固人所共見而共信者歟唐書明崇儼傳盛夏帝思雪

崇儼坐頃取進自云往陰山取之此必亦以藥作之者
今西人飲饌喜用雪能以藥作雪供飲饌不知古固有
之西法之出於中法此亦其一端也

逸民篇魏武帝亦刑罰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
明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
辱於汙君之朝也懋謹按此孔明非諸葛武侯也乃胡
昭之字耳三國魏志管寧傳附載潁川胡昭字孔明始
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
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
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去異趣勉卒雅尚義不

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此篇所云卽其人也譏惑篇云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則其人又以善書著名庾肩吾書品胡昭孔明列上之下張彥遠法書要錄云潁川鍾繇同郡胡昭二子俱學於德昇而胡書肥鍾書瘦晉荀勗傳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然則胡昭在魏晉間其名固卓犖在人口者故抱朴但舉其字也若今人則不知者多矣故詳說之

君道篇除惡犬以遭酒醜之患樾謹按醜乃酸字之誤韓非子外儲說宋人有酤酒者然不售酒酸問長者楊

倩倩曰汝狗猛邪此所用卽其事

尊事老叟以敦孝弟之行樾謹按蔡邕獨斷五更或爲叟叟老稱與二老同義也此言尊事老叟卽謂三老五叟用蔡說

用刑篇唐虞之盛象天用刑樾謹按虞書象以典刑馬融以爲但有其象無其人也僞孔傳則訓象爲法云法用常刑用不越法二說均無法天之義至蔡傳出乃始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抱朴子已云象天用刑後人之義固有與古闇合者歟

名實篇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佻虎狼之資矣佻字下

舊有注曰勅高切獨行貌樾謹按詩大東篇佻佻公子
毛傳佻佻獨行貌然施之於此則有未安爾雅釋言佻
偷也此佻字當訓偷言以犬羊而偷冒虎狼之資也下
文云觀彼佻竊若草芥也疾謬篇或因變故佻竊榮貴
刺驕篇或佻竊虛名並以佻竊連文可證此文佻字之
義又疾謬篇云或因時運以佻榮位義亦同此
疾謬篇辯給者借錄以刺啟樾謹按說文金部錄鐵之
奕也然則此文錄字必是段音其字當爲鈺玉篇矛部
鈺爲矛古文

譏惑篇類生整儀於宵浴樾謹按王伯厚困學紀聞引

劉子謹獨篇顏回不以夜浴改容云未詳所出而不知

抱朴己有此語

守堵篇野馬六月而後息樾謹按莊子逍遙遊篇野馬
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郭注曰此皆鵬之所馮
以飛有耳然則野馬鵬之所馮以扶搖者鵬之徙南溟
也以六月息則野馬亦可云以六月息矣故云野馬六
月而後息此野馬字正代鵬字用不然則野馬特遊氣
耳何六月息之有

牛缺以載珍致寇樾謹按呂氏春秋必已篇牛缺居上
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盜求其橐中之

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列子說符篇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裘車牛兩書皆載此事文有詳略而皆不言載珍之事此抱朴以意增成其說也安貧篇又曰牛缺以載寶灰糜牛缺橐中之載不知何物千載之後抱朴子侈之爲珍爲寶安得起耦沙之盜而問之聊書以爲笑焉

仁明篇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具所見乃以諮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仁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亦邈乎樾謹按抱朴

之意以仁可以力爲而明必由天授故謂明居仁上篇末又雜引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以證明其意要皆曲說也抱朴固非經生於經義所得殊淺其實明不得先仁在論語固有明證何也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未知焉得仁則知淺而仁深知卑而仁高大可見矣釋文曰知鄭音智者所濟遠也師古此義必是康成舊說抱朴不知此旨故以明居仁之上殊非正論豈當時何晏之集解已行

學者已不知有鄭義乎

文行篇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樾謹按此下並與尚博篇複

詰鮑篇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書天下女數多於男焉樾謹按漢書地理志所言女數男數卽述周禮職方氏之文至所載元始二年戶口之數則不分男女未詳抱朴所據

讀文中子

曲園樾纂第二十六

德清俞樾

王道篇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樾謹按興猶動也發也義見考工記弓人注興其視聽謂發動民之耳目也阮逸注曰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興疑注文興字誤衍本作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蓋興有發動之義故以變字釋之禮記檀弓注變動也是變與興義同也後人不知阮注變字卽釋興字之意而於王道下竄入興字興以王道言則不得云興其視聽矣

子曰化矣變王道其明乎阮注曰變變於道也孔子

曰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越謹按化至九變本作化至九成故注引論語三年有成而以九成二十七年釋之也今作九變者蓋涉下文樂至九變而誤不知下文曰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此自以樂言下文又曰夫樂象成者也正見樂之九變象化之九成不得以樂言九變并化亦言九變也因正文誤爲九變遂於注首妄增變變於道也五字以從既誤之正文而於九成二十七年之文不合矣是宜據注訂正并以正注文之誤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越謹按自可出也文不成義本作所自出也所自二

字傳寫誤倒又因草書相似誤所爲可耳下文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與此正同

天地篇元齡志而密注曰志精而用密越謹按志而密本作精而密故注以志精而用密釋之謂精以志言密以用言也猶上文收也曠而達注曰辟收體曠而志肅謂曠以體言肅以志言也今作元齡志而密則亦可云收也曠而志矣於義難通蓋卽涉注文而誤

子居家雖孩孺必狎越謹按孩孺乃人所易狎者必狎疑不狎之誤人所易狎而不狎所以爲難也今作必狎蓋涉下文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而誤阮注云不威

則其所據本已誤作必狎矣

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懔謹按此本作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下者未有若仲尼焉與上文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兩文一律仲尼與周公雖時有先後然以文中子視之則皆在上不在下也下文云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然則屬公仲尼均在千載以上明矣文有奪誤所宜訂正

問易篇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注曰適洪明我適至於道懔謹按適

造無義造疑道字之誤阮注以適至於道釋之是其所據本正作適道也

辭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懔謹按尚書呂刑篇自作元命辭收所謂作元命者本此上云非聖人孰能至之哉故辭收問若古人所稱自作元命者其能至乎阮注曰元命包易書也非是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懔謹按利用疑利害之誤名實利害是非去就皆兩字相對彼時書法猶存隸體害或作厠因誤爲川阮注曰利在有用則成利其所據本已誤矣

禮樂篇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越謹按正失本作正文阮注曰正禮樂沿革之文而已是其所據本作正文也蓋文中子自言於禮樂不過考正其文云爾不敢當制作之任也若曰正失則卽是制作矣

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阮注曰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與權者也越謹按以阮注證之則正文當作古之知道者

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答旣而謂辭收曰斯人也苟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越謹按苟行而不流乃周易說聖人之德如此韓康伯所謂應變苟通而不流淫

也孔穎達曰言聖人之德應變旁行无不被及而不有流移淫過此豈阮藉之徒所及哉如阮藉之徒正孔穎達所謂不應變化非理而動則爲流淫者文中子何爲以此許之疑文中子原本作斯人也苟行而流矣蓋借易語而反用之後人習於周易之文遂誤衍不字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越謹按有不行而至者當作有行而不至者與上文有坐而不得者相對成文阮注曰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有不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以阮注證之則正文無不行而至之意明矣

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懔謹按死義當作義死言死固當避以義而死則君子不避也義死與上句妄福對文妄福者妄而得福義死者義而致死今作死義於文不可通矣
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懔謹按下文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也又曰仲長子光天隱者也名隱與天隱人隱一例皆當是文中子評論之辭不當爲或人問語疑本作或問嚴光樊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名隱蓋旣以避言人斷之而又定其爲名隱也傳寫脫名隱二字而誤補之於或問嚴光樊英句下耳

述史篇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且居先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阮注曰子自謂言予自晉陽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謹按此阮據誤本爲注也予當作子言元魏入其所居者先王之國其所受者先王之道其所王之民故不得不帝之也三句本一氣相屬誤文義不屬矣

二帝三王可與憂矣阮注曰堯禪舜舜禪禹天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據此則本文

斯瘼吾

望之國

予文中

予之民懔

予中國

予者先

作子字

不其樂

備作二

帝三王可與憂樂矣蓋言二帝可與樂三王可與憂也
今奪樂字於文不備且上文云可與共樂未可以共憂
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本以
憂樂對言此文不當專言憂也
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
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因貳以濟能
無彰乎注曰貳異端也異端乖於大義我則闢之爾如
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
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貳尊元經以濟之蓋有
為之典也懋謹按阮說美矣然非文中子之意因貳以

濟本周易繫辭傳之文釋文曰因貳音二鄭云當為式
集解引虞翻曰二謂乾與坤也韓康伯注曰貳則失得
也是虞韓之注與鄭讀同皆為一二之二自唐以前固
無異說文中子以反一無跡因貳以濟相對成文則貳
亦讀為二可知矣不當如阮注云云也
魏相篇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阮
注曰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懋謹按莊子養生主篇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郭注曰念善惡而居中任萬
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
也文中子之謂陳思王正用莊子之意阮注未得

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越謹按子弟行事而使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尚得謂之孝哉此必有誤疑事字衍文本作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行者對處家而言謂行而出外不處家也故父兄焦然若無所據也下文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於是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事字亦衍文蓋吳欽之孝其處家父兄欣然不處家父兄焦然尚未能使父兄相忘於形跡之間若吾黨之孝則處家晏然不處家恬然無往不有以安親之心故行與

處一也誤衍事字失其義矣

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越謹按由乃圖之段字說文口部囙譯也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囙或作圖玉篇囙鳥媒也圖同上廣韵囙鳥媒圖上同並以囙圖爲一字廣雅釋言囙圖也則以爲二字據其字一從化聲一從繇聲義同而音異廣雅得之古書圖字或以游爲之文選潘岳射雉賦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徐爰注游雉媒名江淮閒謂之游此以游爲圖也或以由爲之唐呂溫有由鹿賦是也文中子之意亦是段由爲圖故以讒之由佞之媒相對爲文

阮注不釋由字殆止以爲由來之義而古義亡矣
問則對不問則述竊比我於仲舒越謹按此用論語文
法疑當作竊比於我仲舒
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
越謹按此七無者惟無財怨句難解阮注曰不以財使
人怨增成其義非塙詰也疑本作無怨財荀子哀公篇
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注曰怨讀爲蘊言雖富有天
下而無蘊畜私財也此云無怨財正本荀子之文亦猶
無諾責本禮記無伐善本論語也學者不達怨字之義
到其文爲財怨而義不可通矣

辭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
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辭收問易子曰天地之
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
得矣越謹按辭收問聖人與天地子告之以天生之地
長之聖人成之其義已足不應忽言及易故天地立而
易行乎其中矣一句疑當在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之
下因兩章相次故寫者亂之耳

立命篇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越謹按此稱字乃稱物
平施之稱言適與人事相稱也下文云無遠近高深而
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應與當正相稱之義阮

注曰因人而稱似失其旨

辭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阮注曰古祇字示旁作民樾謹按古無祇字阮說非文中子本意也蓋隸書苟簡從氏從民往徃相亂如昏字本從氏省而唐人五經文字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從氏則以昏字從民為正矣阮注謂古祇字示旁作民蓋亦此類

改吳 曲園襍纂第二十七

德清俞樾

宋吳曾字虎臣著能改齋漫錄以類相從考證頗為詳明然疏舛之處亦或不免其齋名能改殆亦有未及改者乎余姑為改定焉

人君葬地為山陵

漢以來人君所葬之地為山陵如高祖之長陵是已然呂不韋說秦昭王太子曰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注云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然則以葬地為山陵久矣出戰國策

改曰山陵崩之語亦見趙策左師觸讐說趙太后曰一

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是固當時常語蓋諱言死故文其辭曰山陵崩非以山陵爲葬地也吳氏乃引以證葬地誤矣然葬地稱陵於古亦有可考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襄陵師古注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又陳留郡襄邑師古曰圈稱云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則疑人君所葬稱陵自春秋之世已然矣

焚香始于漢

李相之賢已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襄國城墜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勅龍取水乃至故泉源

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咒數百言水大至子按江表傳有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又按漢武帝故事亦云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改曰禮郊特牲云周人尙臭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旣奠然後炳蕭合羶薌鄭注曰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羶當爲馨聲之誤也然則炳蕭合馨香卽燒香之權輿後世焚香以降神自是周人尙臭之遺意周官大宗伯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曰禋之言煙周

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休屠之金人本以祭天漢書霍去病傳所謂獲休屠祭天金人是也燒香禮拜或節禋祀之制乎

歌辭曰曲

自昔歌辭或謂之曲未見其始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谿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然漢蘇武詩云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則音韻稱曲其來久矣又按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改曰國語周語瞽獻典韋昭注典樂典也明道本作瞽

獻曲注云曲樂曲也襄十四年左傳疏引國語瞽陳曲并引韋注云瞽陳樂曲獻之於王與今本文字有異而是曲非典則可證明道本之善歌辭曰曲蓋古語也宋玉對楚王問曰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曲之名久矣豈始見蘇武之詩

印名璽

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春秋二十九年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杜預曰璽印也月令曰固封璽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皆稱璽也漢衛宏云秦以

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按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康成曰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以上並見左傳疏今宏以爲天子獨稱璽何哉改曰衛宏言自秦以來唯天子獨稱璽則非不知秦以前上下通稱璽也吳氏此言殆失指矣然宏之說實亦有未盡漢書百官表云諸侯王金璽韞綬師古注引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佗紐文曰某王之璽然則漢制諸侯王亦稱璽但有金玉之別耳漢書匈奴傳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韞綬蓋以諸侯王待之也而宏謂秦

以來天子獨稱璽則其於漢制未盡矣

經典無騎字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宋劉炫謂此單騎之漸也予按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禮記乃漢世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改曰此皆本左傳正義之說按周官大司馬職師帥執提鄭司農云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後鄭不易其說則亦以先鄭說爲然也賈公

彥疏云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是賈公彥之意與孔穎達同並謂古不單騎然太公六韜有戰車戰騎戰步三篇王伯厚謂其書出於周末愚謂戰之有車有騎有步古必兼而用之徒兵明見左氏傳苟不信古有騎戰亦將謂古無步戰乎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程大昌雍錄曰古皆乘車今日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說文騎跨馬也段氏玉裁引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證古有單騎尤爲明白矣

行事舉例

今朝廷行事有法所不載者必舉例然自南朝已然矣江夷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准之卿可覓比例准之對曰臣當出外尋訪准之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准之曰謝瑒右僕射領詹事瑒卽謝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改曰宋書南史江夷王准之傳均不載此事吳氏稱引不著所出非著述之體也至事須比例從古如此漢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云光和四年三公守民蓋高等始爲無極山詣大常求法食相縣以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載本末上尙書求依無極爲比卽見聽許此援無

極山爲白石神君比例可見漢制已有然也荀子王制篇曰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類卽是例楊倞注曰類謂比類又注勸學篇曰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猶律條之比附

如曰女稱娥

唐樂府有憶秦娥娥字見史記齊悼惠王傳王大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有女名娥後漢順帝乳母宋娥又史記外戚世家武帝時幸夫人尹媿好邢夫人眾人謂之姪娥

改曰女之稱娥自當以堯女娥皇爲始說文女部娥帝

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

曰婦女稱姐

婦女以姐爲稱說文曰媼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也切近世多以女兄爲姐蓋尊之也按魏繁欽與文帝牋曰自左驥史媼蹇姐名倡李善注云其史媼蹇姐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人之稱姐漢魏已然矣

正曰說文女部姐蜀謂母曰姐淮南謂之社是姐之本義蜀謂母也至魏時樂人稱姐又別一義宋時尙沿此稱夷堅志所載有散樂林小姐建康倡女楊小姐皆是也今俗以爲仕宦家女之稱又一變矣若女兄之稱是

姊非姐形聲俱別何得混而一之又說文別有媼篆云
媼也初非與姐爲一字乃云說文媼字或作姐豈吳氏
所見與今本異乎

先輩之稱

李肇國史補并唐摭言以舉子互相推稱則曰先輩蓋
前輩之義也然南齊書劉懷珍傳曰此數子皆宿將舊
勳與太祖比肩爲方伯年位高下或爲先輩而薦誠君
側云云乃知先輩之稱南朝以來有矣
改曰詩采薇篇鄭箋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
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先輩字始見此

開元錢

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爲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
有甲痕乃貴妃搯迹殊不知唐談賓錄云武德中廢五
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此四字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爲初
進樣文德皇后搯一痕因鑄之然則楊妃別傳云爾者
其謬可知也按考異云時寶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
不取
改曰開元錢有甲痕必謂是宮壺所爲真謬說也余并
以爲此非甲痕乃半月形也余所見古錢有星月文者
有日月文者所作月文皆象半月之形作)開元錢止

作月文無星日文世遂疑爲指甲之痕矣

曲逆音去遇

宋景文謂漢陳平封曲逆侯今學者讀曲逆作去遇不作本音何邪余按孔經父云陳平封曲逆侯漢書元無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遇反逆音遇然則景文竟忘文選注邪

改曰徧考史記漢書無音曲逆爲去遇者文選李善注亦不爲曲逆作音不知孔經父所據何本也而反譏景文之忘選注過矣玉篇廣韻於曲逆亦無異音考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有曲逆縣下引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

而西流故曰曲逆以是言之曲者曲折之謂逆者逆流之謂其當讀如本字明矣然則何以有去遇之音曰史漢自有地名曲遇者而非此曲逆也曲逆縣名屬中山國曲遇聚名屬河南郡之中牟縣按史記曹相國世家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索隱曰曲丘禹反遇牛凶反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中牟鄭州縣也以索隱正義之說考之則曲遇二字均不從本讀後人誤以此曲遇爲卽曲逆於是曲字從丘羽反讀作去而逆字卽讀作遇不知曲遇之遇固讀牛凶反也兩失之矣或問遇字何以有牛凶牛

恭之音曰此不足異乃古音也遇字從禺得聲考從禺得聲之字廣韻三鍾收入魚容切者四一廟諱一騶一鯪一喁然則遇有牛凶牛恭之音又何怪邪

蠶青蛾

杜子美一百五夜對月詩想像蠶青蛾蓋蛾眉也世所傳本多作娥非是改曰作娥者古本作蛾者俗本也毛詩螭首蛾眉本皆段字說文頁部顛好貌從頁爭聲詩所謂顛首則知螭首古作顛首鄭箋以蜻蜻說之已非古義矣至蛾眉毛鄭皆無說實則娥之段字方言娥好也秦晉之間好而

輕者謂之娥大招蛾眉曼只枚乘七發皓齒娥眉張衡思元賦嫋眼娥眉陸士衡詩美目揚玉澤娥眉象翠翰字並作娥不作蛾然則老杜詩亦必是蠶青娥也

喻氏姓

芸閣姓苑云喻氏出汝南其先帝顛頊之苗裔周文王之裔緒左傳鄭公子渝彌爲周司徒後立別族爲渝氏歷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爲口因爲喻氏南昌姓苑云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

改曰宣三年左傳鄭文公又娶於蘇生子瑕子俞彌其

字作俞不作渝漢景帝六年皇后薄氏廢七年立皇后
 王氏史不詳其名字然漢時遼西郡有臨渝縣未嘗改
 名則避諱改渝為喻之說不足據也隋書經籍志西河
 記二卷記張重華事晉侍御史喻歸撰晉書張重華傳
 康獻皇后遣御史俞歸進重華為涼州牧則俞與喻本
 是一姓余疑俞氏本出鄭公子俞彌其後不知以何時
 又別為喻氏而喻氏之先不知其先由俞加口轉謂由
 渝改水為口遂改左傳俞彌作渝彌以實其姓之所自
 出譜謀家之言大率然矣

麗人行

梁沈約有麗人賦略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
 嫵婉如春故杜子美有麗人行
 改曰杜詩麗人行乃三月三日事此自本王無功東皋
 子三月三日賦云傾兩京之貴族聚三都之麗人非本
 沈休文麗人賦也
 笑林
 祕閣有古笑林十卷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笑林調
 謔之具觀笑林本此
 改曰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有邯鄲淳笑林三卷何
 自然笑林三卷此所云古笑林十卷不詳作者姓名未

知卽此兩家之書否唐志又有會昌解頤四卷殆亦笑
林之類豈并此而成十卷邪

白雲司職

胡武平徇賀晏元獻轉刑部侍郎啟云紫詔疏恩白雲
登秩孫逖作裴敦復刑部尙書制云俾踐白雲之司按
左氏傳鄒子曰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林注云
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
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
改曰昭十七年左傳杜注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
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春官也正

義曰雲爲官名更無所出唯文十八年傳云縉雲氏有
不才子疑是黃帝時官故云縉雲氏蓋其一官也是左
傳注疏並無雲官之名史記五帝紀集解引應劭曰黃
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
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吳氏不此之引反引林注
失之矣

兩山排闥送青來

荆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蓋本五
代沈彬詩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羣山附郭來彬又本
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

改曰此失荆公意也按漁隱叢話曰石林詩話云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皆漢人語也然則荆公此聯自取護田排闥以漢書對漢書豈襲用沈彬句調哉

辨濠州字誤

洪慶善辨韓退之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云濠今誤作濠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爲濠取水名也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尙爲濠諸本作濠誤矣以上皆洪說予按杜佑

通典濠州春秋末鍾離子之國至晉僑置徐州安帝時置鍾離郡宋齊因之兼置徐州梁因之北齊改爲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爲名濠音豪煬帝復置鍾離郡唐武德八年爲濠州或爲鍾離郡然則據佑所言初不見濠字兼亦不本於唐自隋改曰濠州矣以此知韓文作濠爲是而所以致洪之辨者地理志之失耳改曰廣韻六豪於濠字注云亦州名屬九江郡古鍾離國與吳爭桑而滅隋改爲州濠字注云城濠又水名不言州名則不得因杜佑所言不見濠字而謂無濠州之名也考元和郡縣志於濠州下云濠字中間誤去水元

和三年字又加水則與地理志合杜佑通典失載中間
去水一語耳退之作記在字未加水之前則自以作豪
爲是

東坡以魏鄭公學縱橫之術

東坡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蘇張之辯而爲諫諍之術且
云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
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爲不然予後讀舊唐書魏公傳云
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乃知魏公少學縱橫無
疑
改曰東坡無諫論此老泉之說也嘉祐集有諫論三篇

其上篇云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如唐魏鄭公
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
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
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
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吳氏此
條誤以老泉爲東坡考之不審也

